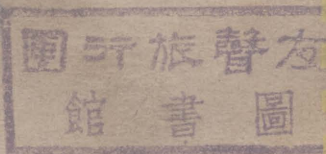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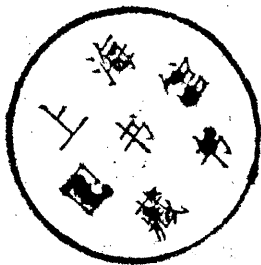
从 夙

著 若 沫 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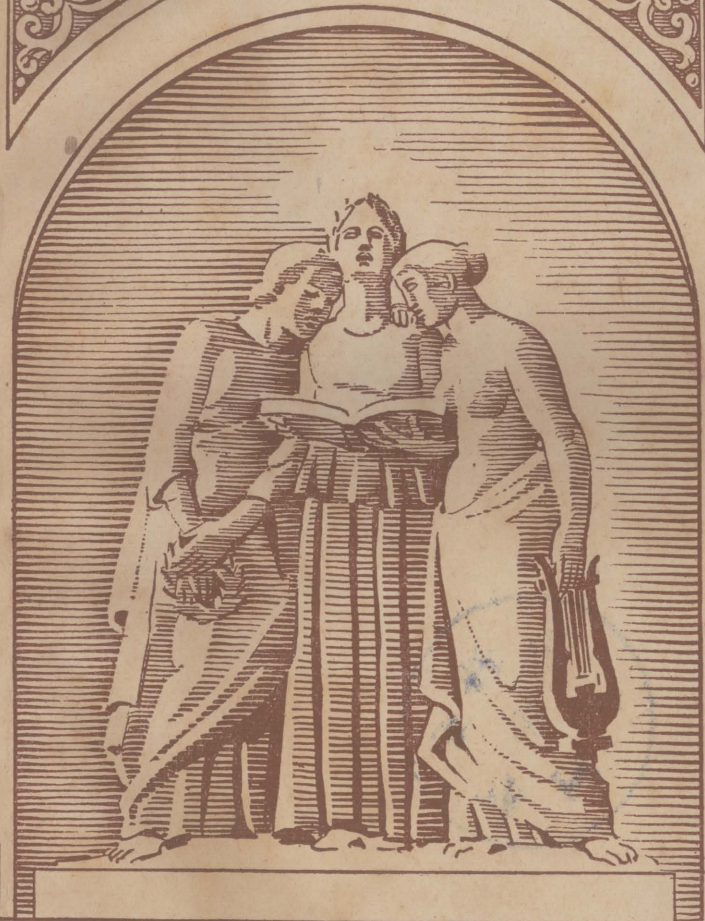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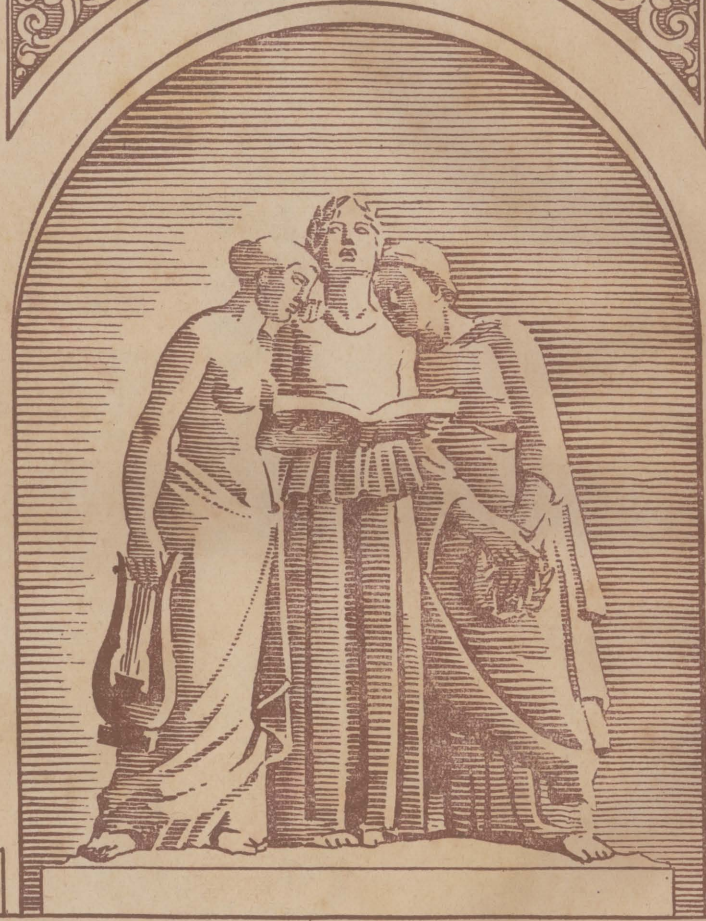


行 刊 社 版 出 益 羣

行 發 總 司 公 資 投 化 文 國 中



~~275141~~



SAM.

陈若文集

第一辑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1 5699B

集文若沫

心
魂

冊七第輯一第

社版出益華

1946



筑

上

六七年前還在日本的時候，我就想把高漸離的故事寫出來，但因為筑的形制無法考定，一直沒有寫出。

筑這種樂器是久已失傳了。就直接或間接所能接近的古書上的記載，關於絃數，大小，和鼓法，都有出入，例如：

許慎的說文解字上說：「筑，以竹曲，五絃之樂也。」後漢書延篤傳注亦云：「筑，五絃之樂也。」這是說筑爲五絃。

淮南秦簇訓：「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爲擊筑。」注云：「筑曲二十一絃。」淮南舊注本有許慎與高誘兩種，均散佚，看這絃數說的不同，大約這條是高誘的遺注吧。

更晚的書又多說是十三絃，如格致鏡原，清代續文獻通考等均主張此說。

以上是絃數的不同。

再就大小而言。

漢書高帝紀注，引應劭云：「筑，形似瑟而大，頭安絃，以竹擊之，故名曰筑。」顏師古云：「今筑形似瑟而小，細項。」

史記刺客列傳索隱：「筑似琴，有絃，用竹擊之，故名曰筑。」

似琴似瑟已有大小不同，似瑟而又有較大較小之異說。更晚的書如通考謂「唐置於雅部，長四尺五寸，折九尺之半爲法。」又如清代續文獻通考則以爲「形如衣襟……通長爲二尺六寸四分。」

鼓法呢？

古書中凡言筑時均言「擊」，上舉諸注亦每言「以竹擊之」或「用竹擊之」。書之較晚者則擊之之竹稱竹尺。

又史記高帝紀集解引韋昭說：亦云「筑，古樂，有絃，擊之，不鼓」，言不如鼓琴鼓瑟之用指彈撥也。

釋名釋樂：「筑，以竹鼓之」意卽以竹擊之。

然在清代續文獻通考則別立異說，謂：「左手握其項，置尾肩上，右手執竹尺，抹松喬

脂軋之。」此鼓法頗略類今之提琴，「軋之」則是擦絃法，亦與提琴相近，而却大異於古之「擊之」。

據上所述，筑之形制莫衷一是，舊說每嫌過略，新說雖詳，然與舊說每復根本違異，因之余頗爲所惑。然在這兒如細心的加以整理，亦未嘗得不到一個較有條理的揭發。

仍先從絃數來說吧。

五絃，二十一絃，十三絃的不同，看來只是時代上的演變。琴瑟的絃數，今古也是不盡同的。但筑爲五絃器之說較古，則古筑曾爲五絃，猶古琴亦曾爲五絃，殆是毫無疑問的事。

大小呢？

這也應該有今古的不同，不過古筑却不能過大，這裏從荆軻列傳的高漸離故事中便可以得到證明。

高漸離因荆軻刺秦王失敗而亡命，「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一日「聞其家堂上客擊筑」有所批評，便被他的女主人召去擊筑，「一座稱善，賜酒。」高漸離念到長久隱藏下去，沒有着落，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這樣便使得滿堂的賓客都大吃一驚，大家都尊敬他，爭着招待他。

我們看，高漸離亡命的時候是「爲人庸保」。一個亡命而又做「庸保」的人，他的「裝匣」是不能過於長大的。況這「裝匣」之中除筑之外還有「善衣」，更可以知道，古時的筑實在也是不能過於長大的。古筑必短小，這也毫無問題。小則不能多安絃，二十一絃不用說是有問題，就是十三絃恐怕也有問題，而和古筑五絃，則可相配合。

鼓法呢？

斷然是「擊」，清續文獻通考所說的「軋」，是靠不住。不過那「左手握其項，置尾肩上，右手執竹尺，」却是有道理的。因爲要那樣，才正好便於左手扼，右手打。除此以外的任何方式，打起來都不大順手。

據上，可得出一個初步的結論，便是：

古筑，五絃，如琴而小，左毛執其項，置其尾於上肩，右手以竹尺擊之。

我們還可以更進一步的來加以考核，看它本身究竟是用什麼做的，究竟是什麼形式，絃的性質是怎樣。

說文說：「筑以竹曲」。這句話論理應該點斷成「筑：以竹，曲」。言筑這種樂器是用竹做的，其形曲。

淮曲注的「筑曲」也應該是同樣的意思。

既是打擊成聲，絃就應該是金屬絃，如現今的鋼琴那樣；絃如用絲，那是打不出什麼大的聲音出來的。荊軻傳上說的變徵羽聲的高音更會打不出。

我從前在日本的時候，在一位日本朋友林謙三君的家裏看見過一種古樂器，是用半邊相當大的竹子做成的，長不滿三尺，脊上安絃，絃是已經朽了的，只剩下安絃裝置。竹身似會以油類之物塗飾，但仍保存古竹色，雖遭蠹蛀，並不甚烈。一端近底之邊緣處有半月形的二孔，左右各一，分明可供手或指扼握。

我現在回想起來，這種樂器，應該就是古時候的筑。是用竹制的，同說文的「以竹」合。半竹，由端面視之，適成弓形，則與「曲」字合。只不記憶絃眼是多了。但這絃眼的多少也無關重要，如數適為五，固足為古筑五絃之證，但如多過於五，亦不能推翻古筑曾經為五絃也。

以此半竹樂器為古筑，則便於加鉛，高漸離故事「以鉛置筑中」，史記索隱引劉氏云「以鉛為挺，著筑中，令重，以擊人」。如筑下為琴瑟式的木匣製，加鉛必須損壞木匣。木匣之製在取共鳴，加鉛也必須損壞其音色。半竹，則附鉛於中而固繫之，於器無損，於音亦

可無損也。由此可知高漸離故事，亦足以證明此種半竹古樂器之爲古筑。

更進我還得到一個古畫上的證明。

武梁祠刻石有聶政刺韓王圖，畫韓王左脚跪於座上，右脚出座外，左手執劍倚於肩，右手伸出招呼其前之二跪者。跪於前者，置琴樣之物於膝上，其絃五，首端在右，尾端在左，右手拊其上，近於尾端，左手執一物，形如短刀。跪於後者，兩手在胸前作吹奏狀，但無樂器可見。二人均側向韓王，後者尤仰。前跪者之直上又畫了一個弓着背的人，右手持劍，微向後曳，左手向前方伸出作勢，眼睛則狙覷着韓王。此人頭前刻有「聶政」二字。韓王右上方也刻有「韓王」二字。

問題是這跪着的兩個人，特別是前跪者膝上的那個樂器——五絃，短小，而有竹尺。

這兩人無疑的是樂師，那樂器，我看就是筑了。

雖然聶政的故事裏面並沒有擊筑的成分，但韓王的樂師裏面正不妨有擊筑的人。

多少有問題的是筑何以置在膝上？何以頭端在右，而左手執竹尺？

我看，這也沒有什麼。因爲這樂師還在準備作樂的階段，並非已經在擊奏。

是不是半竹製的呢？雖然看不甚清楚，但看它全身大小如一，便很有可能竹製的表示，假如是木製，像琴那樣，是會有些刻痕的。（三十一年六月十六日）

下

筑的考究得到了一個眉目之後，我便決心寫劇本。

在五月二十六日的日記裏，我擬定了一個人物表和分幕表。

人物表裏面有秦始皇，趙高，胡亥，蒙毅，夏無且，徐福，高漸離，宋意，家大人，（賈德妘）賈季；預備人物表裏面有女懷清，烏氏倮，燕人盧生，韓客侯生，韓客韓衆，魏人石生及劉邦（年三十七歲）與戚姬。

因爲漢高祖劉邦和戚姬，都善於擊筑，故我當初想把他們也加入，但結果是拋棄了。

對於「家大人」的處理使我最感到困難，曉得她是女性，但不曉得姓甚名誰。因此相當苦心地想編一個假名，和「家大人」三字的音相近，如是便想到妘「賈德妘」因而把她的兒子便定名爲「賈季」。這在後來也拋棄了。率性把女懷清拉出了場，讓「家大人」爲她的孿生妹，「賈季」也就改成阿季了。

時期選定在秦始皇一十八年東巡郡縣。假定他的路線是經由三川，邯鄲，鉅鹿，東郡，

齊郡而入於琅邪。高漸離所匿作處的宋子，屬於鉅鹿，認爲他所必經之路，在這樣的時地下進行我的分幕。

第一幕 宋子酒家

宋意擊筑 無且路過談荆軻 當場將高漸離捕去 宋意逃

第二幕 琅邪台下

夏無且見秦王 高漸離受審 趙高綏頰 高漸離被矐目

第三幕 同

趙高與高漸離談心 引家大人服侍漸離

第四幕 同

密謀 宋意再出現

第五幕 同

行刺 家大人夏季無且同謀 無且刖足被放

約略這樣一個步驟，在五月二十八日開始寫，得八頁。二十九日繼續寫，夜將睡時成「荆軻刺秦」之歌。三十日仍繼續寫，午前得十頁。午後因在中蘇文協講演，停止寫作。三

十一日草成第一幕。

但在第一幕草成之後，北碚的盧子英約我去遊華銀山，異常的懇摯，只好把寫作中止了。同他到北碚。華銀山結果是沒有去，到合川訪問了一次釣魚城的古蹟。計自三十一日夜離開陪都，五日又才回來，整整在外面跑了五天。

在外邊跑的時候劇本不能寫，回來之後，有好幾天也不能寫。一直到九日又才開始執筆，以下率性抄日記吧。

六月九日——「今日開始寫高漸離第二幕，然進行頗勉強，欲刻秦畫始皇，頗不易。餘人太多，如專寫一人則欠平衡發展而成木偶。因此竭一日之力僅得六頁，仍不甚滿意」。

六月十日——「第二幕寫了十頁左右，頗感滯滯，忽思將原定計劃改變，將原定第二幕改爲第三幕，原定第三幕改爲第二幕。但籌畫新第二幕之開始復極感困難，欲寫趙高誘導胡亥作惡，但無這番經驗，頗不容易。欲利用韓非子，緝閱了若干篇，仍無着落。」

六月十一日——「昨晚在枕上將呼盧噶雉想到，今晨起開始寫新第二幕，進行頗速，思緒層出，寫到後來生了滯塞。人物出場，換來換去，太呆板。對於家大人之處理，始終感覺着不妥帖，趙高寫得頗成功，高漸離則因未寫，將來恐怕連題目都要改變。落幕究竟如何落

法，尙須考慮。」

六月十二日——「續寫第二幕，想到始皇焦急，再潛至催促，而使高漸離下場，懷清因而受騙，終幕。第一幕得完成。讀前所寫舊第二幕，擬改爲第三幕者，所寫乃登琅邪台觀日出，但讀去毫無意趣。且懷清夫人受污辱次日復同道登山玩水，對於女性亦視同娼妓，頗覺難安。因想到率性讓懷清自盡，以顯其貞潔，並襯出暴君之淫詐。第三幕遂決定完全從新篇過，作爲審判場面，場景不換。已成之十餘頁全棄，寫來頗覺快意，午前竟得二十頁左右。午後頗倦擬看電影「樂音回旋」，希圖得些啓示，但去已晚，未入場而返，晚上寫了數頁不什愜意遂作罷。」

六月十三日——「昨夜想到以家大人與懷清作爲孿姊妹，一人雙演，劇情可增加屈折。早起寫作至九時半，寫完第三幕，昨夜所寫者廢棄六頁。將家大人懷清處理得極爲滿意。使懷貞毀容漸離去勢，如此讓其合作，便不致使兩人同毀。起初本擬讓懷貞忍辱含垢，作爲夏無且之妻，而最後出以報復，至此亦無須乎用此下策矣。如此處理乃寫到將終幕時忽然想到，數日來對於處理家大人之焦慮乃得一究竟之解決。想到把徐福寫成一個假孿子，增加了劇情，因而第二幕之描寫，當略加修改。昨日尙有寫四卽可完結之意，三幕完成后，仍覺非

寫成五幕不可，第四幕仍在同一景中，寫高漸離盲目後之生活，無此一幕，則高漸離真成木偶也。第五幕寫琅邪台成，可不必延到十年之後。（註：原定計劃本有將五幕寫秦始皇三十七年再遊琅邪之意。）……校讀一二幕，直至夜深」。

六月十四日——「晨想到項羽本紀中之卿子冠軍宋義，與宋意殆是一人。讀項羽本紀數段，惜宋義籍貫未詳。而又有子曰宋襄，可使齊，義之年齡必已相當大，且被楚義帝任為上將，亦必素有資望。認為宋意諒無不可。午後抱世英（剛滿半歲）在手。一面吟哦，一面草成『白渠水』歌，情調頗适，大可作為高漸離之主題歌也。詩成後，燈下繼續寫作，得七頁」。

六月十五日——「夜將第四幕完成」。

六月十六日——「寫第五幕開場，頗費思索。於處理童男童女之退場入場，苦不易恰到好處。午前僅寫二頁，即成滯塞。……夜飯後對於第五幕之處理，始獲得适可之辦法。如無阻礙，明日當可完成也」。

六月十七日——「午後三時頃將高漸離完成。續寫人物研究，計得八頁」。

六月十八日——「草筑之考證，成。決定名高漸離劇本為筑，雖不通俗，饒有風致」。

想到率性以筑之考證作爲劇本之序，因以前文作爲上篇，補寫此下篇，以完成其作爲序文之格式。

（三十一六月廿日寫）

人物研究

高漸離：

史記荆軻列傳：「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

及荆軻入秦，將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

又：「秦卒滅燕。……遂太子丹荆軻之容，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彷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大人召使前擊筑，一座稱善，賜酒

宋

意：

。而高漸離念久穩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座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讖者，乃曰『高漸離也』。秦始皇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撲秦始皇，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淮南子秦族訓：「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爲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聞者莫不瞋目裂眦，髮植穿冠。因以此聲爲樂而入於宗廟」。

燕太子篇（據史記正義所引）：「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骨勇之人，怒而面白。……荆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

又史記項羽本紀中有卿子冠軍宋義，與意殆爲一人，義意音相近，年代亦相若也。

家大人——懷貞夫人：

前引荆軻傳：「家大人召使前擊筑」。索隱引韋昭云：「古名男子爲丈夫，尊婦姬爲大人。故漢書宣元六王傳所云『大人』謂淮陽憲王外王母，卽張溥母也。故古詩云：『三日斷五匹，大人故言遲』是也」。据此可知高漸離爲庸保處之主人爲女子，然姓名無可考。余因巴蜀寡婦清之故事，而擬之爲懷貞夫人，作爲巽生姊妹。

懷貞夫人——巴蜀寡婦清：

史記貨殖列傳：「巴蜀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始皇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台。：。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耶？」据「女懷清台」之名，疑懷乃巴寡婦之姓。古有懷性，左傳定四年有「懷性九宗」，其居地在晉。宋子亦云地。此爲余發生懷清與隸貞聯想之一極微末的根柢。

秦始皇帝：

詳見史記秦始皇本紀，今摘其與本劇有關之數要點如次：

「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政代立爲秦王，」故其二十八年適爲四十一歲。

「秦王爲人蜂準，長目，顰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尉繚語）。

「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候，并天下，意得欲從，自以爲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樂以刑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天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舊注『石，百二十斤』）日夜有呈（程），不中呈，不得休息」。（三十四年侯生與盧生相謀語。）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並渤海以東，過黃睡，窮成山，登芝罘，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台下。復十二歲。作琅邪台，立石刻頌秦德，明

德意」。據以上資料，於秦始皇之生理與心理兩方面可作相當準確之判斷。「蜂準」即今言馬鞍鼻，「擊鳥膺」即今言雞胸，此為軟骨症之特徵，秦皇幼年蓋患軟骨症無疑。軟骨症必兼氣管枝炎，故其「聲」如「豺」也。精神身體俱不健全，故渴望長生，而妒視他人之健康，因而迷信神仙，嗜殺成性，而剛愎自用。身為帝王，大可為所欲為，此種地位亦助成其暴戾。

方士徐福：

始皇本紀二十八年：「齊人徐市（福）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

又三十五年：「徐市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

又三十七年：「並海上，北至琅邪。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當為大鯨魚所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者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

中車府令趙高：

史記蒙恬列傳：「趙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其母被刑慘，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強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死罪，除其官籍。帝以高之敏於事也，赦之。復其官爵」。史記集解於「隱宮」下引徐廣曰「為宦者」。又索隱引劉氏曰「蓋其父犯宮刑，妻子沒為奴婢。妻後野合，所生子皆承趙姓，並宮之，故云『兄弟生於隱宮』也」。案此劉氏說着一「蓋」字，即係推臆之辭，其說別無根據。趙高有弟曰咸。有埤曰閹樂，後與共謀害秦二世者，見二世本紀，則趙高之受宮刑當在娶妻育女之后。余於其「兄弟生於隱宮」作響生講，似較劉氏為合理。要之，趙高實一深心人，其對秦皇父子出以深謀遠慮之內部破壞，實為其父母及趙氏復仇也。

胡

亥：

二十八年之東巡，胡亥曾從遊與否，史無明文，唯三十七年則曾從遊。始皇本紀：

夏無且：

「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之」。據此於二十八年亦假定其有從遊之事。

李斯列傳：「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遊會稽，並海上，北抵琅邪。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符璽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上，上使監兵上郡，蒙恬爲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集解云「辨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邯書曰『李斯爲秦王死，廢十七兄而立今王也』，然則二世是秦始皇第十八子」。始皇本紀：「二世皇帝元年年二十一」。案始皇在位凡三十七年，故知其二十八年時，二世年十一歲。

荆軻列傳：「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傳末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荆軻傷秦

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遊，具知其事，爲余道之如是。

據此足見史記所記荊軻事係間接根據夏無且之說。其說與太史公所謂「世言」及中記正義所引燕太子篇說多不同。太史公以「世言」爲「非」，然夏無且所言頗有誇大自炫之處別無見證，似亦未可盡信。武氏祠刻石有荊軻刺秦刻圖二種。其一畫一女子橫腰抱荊軻，與燕太子篇說亦不盡合。要之荊軻刺秦之當時情景，實尙屬一疑問也。

蒙

毅：

蒙恬列傳：「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蒙毅乃蒙恬之弟，子嬰進諫二世語有云：「今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據此足知毅實一策士。

李

斯：

詳見始皇本紀及李斯列傳，唯始皇二十六年兼并天下時其官尚是「廷尉」。二十八

年琅邪台刻辭題名爲「卿李斯」。三十四年則稱爲「丞相」矣。其爲丞相不知在何年，唯於二十八年則尙未也。

此
页
空
白

人物

秦始皇：年四十一。

胡亥：始皇之第十八子，年十一。

趙高：始皇之中車府令，與始皇同年。

李斯：廷尉，年近五十。

蒙毅：上卿，年五十餘。

夏無且：侍醫，年近四十。

徐福：齊之方士，年六十。

高漸離：荆軻之友，年四十許。

宋意：高之友，與高上下年紀。

懷清夫人：巴蜀寡婦，年三十許。

懷貞夫人：清之孿生妹，高漸離之女主人。

（此二人應由一人扮演）

阿季：懷貞之子，年十一。

黃嬪：懷貞之老傭婦，年六十餘。

（其他酒客二人，士長一人，衛士，宦者，童男女等各若干人。）

時：秦始皇二十八年。（第一次東巡郡縣）

地：第一幕在宋子，餘在琅邪。

第一幕

此
页
空
白

宋子城北門外，城下爲白渠水，一名宋子河。城垣一帶斜走，左前隅城門一道，側向右，門上橫額篆「宋子北門」四字，門前不遠有拱橋一道，上有欄杆，橋頭靠後側有大槐樹一株，時有落葉飄飛，樹下酒家一座，左後兩面臨河，座場軒豁，右手前方有矮櫃圍成一帳場，櫃上有杯箸等物之陳列，當爐者卽坐於此，後方通內室及廚房，不可見，在擊筑聲中閉幕，聲自舞台右翼漏出，酒家前一老婦人掃地，此卽老女傭黃媪，年已六十餘，儼然以家長自居，視酒家主婦懷貞夫人如其女，視懷貞之子季哥如其孫，極愛嘮叨干涉，十分慇懃，不辭勞苦，

黃媪：（自語）這老槐樹，秋天來了，真是糟糕，剛才掃了的地，一下就落滿了。

（城內有童子聲唱易水歌，與筑音合拍：

「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阿季年十歲，自城門跳躍而出。

高漸離隨後，年四十許，左肘掛一大菜籃盛滿蔬菜，右手提酒一盅，此時變名爲

「燕大」，爲酒家傭保。）

黃媪：（聞季哥歌聲，已抬頭注視城門道；見季哥跳躍而出即干涉之）季哥兒，你當心點走啦，不要跌倒了。燕大！你這人太不留心，你爲什麼不把季哥兒牽着，你不怕把他跌倒嗎？

阿季：（已跑至橋上）誰要人牽我？我又不是猴子！

黃媪：（投去手中掃帚，踉蹌前進，迎接季哥）你不要真的跌倒了，你慢些呀。

阿季：（投入黃媪懷中，吊其頸，幾使後者跌倒）黃媽，媽呢？

黃媪：噯呀，你眞像個猴子！媽在廚房裏，燒好餛飩在等你啦。

阿季：（放下黃媪，向酒店奔去）我真高興！我肚子正餓得沒辦法。（上座場，向右跑下。）

黃媪：燕大，你這人眞是有點糊塗，連不想季哥兒連早點都沒有用的，一大清早你把他帶進

城去，鬧了這半天才回來，你們在城裏沒有買東西吃嗎？

高：沒有的，因為在外倒邊吃東西不放心。

黃：你是吃了早點去的，沒有什麼，你不是把季哥兒餓壞了嗎？

高：我看季哥兒玩得很高興，因此也就沒有注意到，真是對不住。

黃：哼，我看你是故意搗蛋，你爲什麼連走路都老是那樣慢吞吞的呢？像你那樣斯斯文文的，幫什麼人嘍！

高：（此時已步上橋頭，將下）黃媽，請你原諒我，我因爲還沒有做慣，等我做慣了，便會更快得一點的。

黃：哼，你還沒有做慣？你以前是做什麼的？

高：我以前嗎？（略停）我以前還不是一樣的幫人。

黃：你幫了一輩子的人，蠢長了四十來往歲，都還沒有做慣嗎？你到我們這兒來，也快兩個月了，不是家大人懷貞收留你，老實說我是決不肯同你一道做事體的。我看你這人，根本就不像一個幫人的人，你回家去享福去好了，幫什麼人呢？要幫人，就得賣力一點，你把菜籃給我吧。（將菜籃奪過手去。）

高：多謝你，黃媽，我以後更要腳快手快的做，（略停，留意擊筑的聲音，忽爾停止，自語般地，）那奏樂的不曉得是不是昨天來過的那位瞎子老人？

黃：就是他啦，剛才又在這兒盤旋了好一會，他敲打的那東西倒底是什麼啦？琴不像琴，瑟不像瑟的。

高：那東西嗎？那叫做筑，因為是竹子做的，又因為用尺竹在打，所以叫着筑，那是南方來的東西啦。

黃：唉，看來你很內行啦。

高：從前也學過一下，近來老早丟了。

黃：大約也很難學吧？你假如學好了，就給那老頭兒一樣，打着走江湖，賣賣唱，我看，比你來幫人怕要安易的多吧？

高：我也在這樣想，可惜我沒有學好。

黃：像你這樣不起緊的人，老實說，我看學什麼也學不好。那瞎子老頭兒別的不喜歡，只喜歡他打得滿有緊。

高：其實他打得並不高明，有好些地方是在亂打。

黃：你打得更要好，是不是？哼，不要在背地後裏說大話，在背地後裏說大話的人是最沒出息的，我最討厭。（將掃帚拾取，捏着提籃往右翼走去。）

（懷貞夫人年三十許，因孀居，裝束異常樸素頭上尙蒙一白巾，與季哥由內廚中走出，在帳場中，坐定，季哥手握餠餠數枚，走至座場邊緣。）

阿季：（向高）燕大，你上來，我拿餠餠給你吃，滿甜啦。

高：（步上座場，將盅置於櫃上）多謝你啦，季哥兒，我是吃過早點的，我不餓。

阿季：（執拗地）媽媽做的餠餠好吃啦，你吃一個啦。

懷貞：燕大，你接他一個吧。

高：（如囑）多謝你啦，季哥兒。

阿季：（甚得意）你不要多謝啦，我回頭還要請你把荆軻的故事再講一遍，那故事是滿好聽的，我將來長大了的時候，就要學荆軻。

懷貞：阿季，這樣的話你不能隨口亂說，在外邊千萬不要說這樣的話啦，你聽見沒有？

高：真的，季哥兒，這樣的話是不好亂說的。你要曉得，荆軻的七族都被人殺乾淨了，他的朋友也沒有一個人敢出來見世面的啦。

阿季：他的朋友怎麼那樣不濟事呢？怎麼沒有一個人出來替他報仇呢？

懷貞：（語氣嚴厲）阿季，你還要亂說嗎？

阿季：媽媽，我不說了。我總希望我要趕快的長大起來，我還得替我爸爸報仇呢。

懷貞：你乖覺的長大起來好了，要替爸爸報仇不要掛在口上，要存在你心裏。「猛犬不吠，

吠犬不猛」，你知道麼？先是汪汪地亂叫的狗是一點也不中用的。

阿季：（忸怩，只是啃齶齶，但同時又表示着頗能領悟而有決心）好吧，我就不汪汪的叫。

懷貞：（微笑）那就很好啦，（回向高）燕大，城內今天有什麼新聞沒有？

高：沒有什麼，只是聽說秦始皇帝的一批人已經離開了這兒，是昨天中午走的，他們要到齊

郡和琅邪郡去，登泰山，禪梁父啦。

懷貞：秦始皇帝不是說病了嗎？

高：是的，就是因爲病了，所以才趕着要到齊郡去的，聽說齊郡有一位方士叫徐福，能够找尋一種仙草，吃了百病消除，長生不老，他就趕着要去叫他去找那種仙草的。

（黃媪提籃盛洗衣由右翼出場。）

阿季：黃媽，你要下河去洗衣裳嗎？

黃：是的嘍，季哥兒，你去不去？

阿季：（回顧其母）媽，我好去不？

懷貞：你去好了，不過要當心些。

阿季：我高興得很。（欣然下廊，向黃媽跑去。）

黃：（已將行至橋頭處，復折返，向懷貞。）懷貞，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訴你，（指高）這位文縐縐的小二哥，他剛才說他會打筑——就是那位瞎子老頭兒打的琴不像琴，瑟不像瑟的那個東西嘍，他說那就叫做筑，他說別人是亂打，要他才打得好，回頭那瞎子老頭兒還會來，你可以當面把燕大試一試嘍，我不相信他這樣不起緊的人還會有什麼大本領。

懷貞：曉得了，你們剛才講的話我是早聽見了的，請你當心阿季嘍。

黃：我知道，好，季哥兒，我們下河去，（攜着季哥，橋側下河。）

懷貞：（一面收拾檯櫃上物件）一個人要想長生不老，不知道有什麼用，像我，假使沒有阿季的話，我這十年來的生活都是多餘了的，十年前，就是我們趙國滅亡的那一年，阿季的爸爸陣亡了，那時候阿季剛好滿月，就從那月以來，我們就隱姓埋名地過着這陣亡國

奴的恥辱生活了。

高：（在收拾座場）做皇帝的人要圖命長，是有他的道理的，不過在天下的人都想短命的時候，一個人獨於要想長命，那樣的命恐怕也就難得長了吧。

懷貞：（沉默有間）燕大，我有一句話，很早就想問你啦。

高：（有些遲疑）不知道夫人有什麼話要吩咐我。

懷貞：我感覺着，你，並不是一位尋常的人。

高：（頗有惶惑意，但以笑來掩飾）我是尋常得很呢，夫人，剛才黃媼還責備過我，說我長了四十，幫人都還沒有幫會。

懷貞：就是這一點了，我看你絕不會是幫人的人。

高：要請夫人不要懷疑，我一向就是幫人的人，只因性情遲鈍，不太機敏，還要請夫人原諒。

懷貞：我看你不必瞞我，我已經觀察了你兩個月，你總是異乎尋常，不過你不說出你的真實，我也不想勉強你，目前在這四處都密佈着刑網，一個世界只是一個大陷阱的時候，你要深藏不露，是很應該的事，但我在望你要了解我，我和我的志趣自信相同。

高：（行拱手鞠躬禮）夫人，你把我看得太高貴了，我真是感激而又非常的慚愧，我自己實在太平常了，什麼事情都做不出，什麼事情也都做不好，我還打算向你請長假呢。

懷貞：你不必那樣吧，我們總有一天會能够更加互相了解的。

（酒客二人由右翼入場，已有七八分醉意，稍後，夏無且由城門走出，年近四十，行至橋上，佇立眺望。）

酒客一：得飲酒時且飲酒，管他媽的，這如今我們除嗑酒而外還有什麼事情好做呢？

酒客二：什麼事情好做？你嫌沒有什麼事情好做嗎？多得很啦！老兄，說不定你我明天就會被徵發到咸陽去築宮殿，後天到北地上郡去築長城，你還怕沒有事情給你做！

酒客一：你這傻瓜！我要做人的事體，不要做奴隸的事體！

（二人已步上橋頭。）

酒客二：哼，要你才是傻瓜！現在還有什麼人不是奴隸呢？不是奴隸的就只是惡鬼，（挽着夏無且。）老兄，你說是不是啦？（夏無言。）

酒客一：我也不想做奴隸，我也不想做惡鬼，我要做人啦，我要做人。

酒客二：好啦好啦，還是嗑酒的好吧，管他媽的，得飲酒時且飲酒，（向夏）老兄，你也嗑

點酒吧，到我們懷真酒店去嗑點酒。

夏：好的，我願意奉陪。

（三人相扶入酒店。取正中靠後窗處席地而坐。二人讓夏坐中席。）

在三人相携入店之時，一盲叟白鬚白眉，看來年逾七十，扶竹杖由右翼上，左脅下抱筑一，其器以半竹爲之，上有銅絲爲絃，其數五，長不及三尺，在店前略作徘徊，再走上橋頭，坐於橋欄上，瞻望酒店，此荆軻之友宋意，與高漸離本相識，但因喬裝，爲高所不能辨認，酒店內高漸離與懷真均慇懃照拂顧客。）

酒客一：（向高）我們要點很好的酒，下酒的菜倒可滿不在乎。（回顧夏）尊台，你覺得怎樣？

夏：是的，認真講究嗑酒的人，是不講究吃菜的。菜是什麼都好，蓋碗豆，豆腐乾，炒落花生，是再好也沒有的。

酒客二：（偏過去拍夏肩頭。）哎，真是行家！我們要嗑得一個痛快了。拿上好的酒，上好的酒。

高：是，是，這兒的酒是頂好的。

（懷貞與高漸離，運酒菜三份，陳置三人前。）

酒客一：（向夏）尊台，我們好像是第一次見面的啦。

夏：是的，我們是第一次見面，這兒我是初到。

酒客二：貴處是？

夏：我本來是定陶的人，後來到秦國去住了很久。

酒客一：請問尊姓大名？

夏：慚愧得很，說出來恐怕你們會見怪。

酒客二：唉，沒有的事，沒有的事，我們是一定要請教的。

夏：我看，倒還是不說的好吧，我們萍水相逢，只要大家高興就行，何必一定要問名道姓呢？

酒客一：是有什麼不方便嗎？

酒客二：不方便，那倒不好勉強了。

夏：倒也沒有什麼不方便，我本來打算從今以後就隱姓埋名的。不過我看你們諸位都是很可靠的，我在這兒倒也不妨說出最後一次吧。

酒客二人：我們是絕對可靠的，請不要懷疑我們。

夏：說來也真是慚愧，我本來是一位醫生，名字叫夏無且。

（衆人均略示詫異。）

酒客一：夏無且？聽說秦始皇帝有一位御醫，也叫夏無且啦。

夏：實在慚愧得很，那就是在下了。

酒客二人：唉嚇！（瞪目吐舌，醉意醒去了一大半。）

（高漸離，懷貞，以及橋上之盲叟均同時表示驚愕。）

夏：我看你們諸位請不必吃驚吧。我以前是做過秦始皇帝的御醫的，可是我現在是懺悔了，我坦白的告訴你們，我昨天已經在他的面前辭了職，所以他到齊郡去，我也就不再跟着他去了。我自己實在是後悔得很，我爲什麼竟做了那樣一位暴君的醫生，而且我還做過一件很值得我終身懺悔的事體啦。（愈說愈帶傷感，）這幾年來，我看我們關東六國的人真是活受罪，算來也真快，僅僅十年的功夫便把六國都滅亡了，我是記得很清楚的，十七年滅韓，十九年滅趙，二十二年滅魏，二十三年滅楚，二十五五年滅燕，二十六年滅齊。在這僅僅十年當中，不知道死了好幾百萬的生靈。但是爲的什麼呢？僅僅爲的一個

人想做皇帝！一個人做了皇帝，千萬人都做了奴隸，我真是罪過！我以前不知道爲什麼還兢兢業業的關切着他的身體和健康？我真真是罪過！

（餘人漸漸平復，俱不免爲其說辭所感動。）

酒客一：啊，夏先生，你這一番話真使我感動，我要奉敬你先生一杯酒。

酒客二：我們一齊敬吧，一齊敬。

夏：多謝你們，真真的多謝你們。

（三人捧羽觴一飲而盡。）

夏：我要回敬你們二位。

二人：敢當不起，敢當不起。

（夏斟酒，三人復同飲。）

夏：（向懷貞）我希望我們的店主人也一同嗑一杯。

懷貞：不敢當，我是一點酒也不能嗑的。

酒客一：的確的，夏先生，我們這位懷貞夫人的確是不能嗑酒的啦。

夏：那真難得，像在這兒坐店當爐的年青的女主人却不能嗑酒。不過，我倒也贊成，女子不

吃酒總是好的事情啦。認真說，吃酒實在是只有百害而無一利。

酒客二：夏先生，這點我可不贊成，我們心裏有好些話，剛才你都替我們說了，你要我們不嗑酒有什麼辦法呢？譬如說吧，（指酒客一）他的兒子是在長平活埋了的，我的兒子是在邯鄲戰死了的，我們就只剩下幾根老骨頭，每天坐臥都不安，保不定我們在那一天會被徵發到咸陽或者到上郡，眼看年青的人，男的遭活埋，女的受污辱，不管你是有錢的還是沒有錢的，都一樣免不掉。你叫我們不嗑酒又怎麼辦呢？

（此時宋意在橋上故意將筑擊動幾聲，酒店中人都集中注意於宋。）

酒客一：好。我們不要再發牢騷了。得飲酒時且飲酒，今天索性要大大地快活一下。喂，那位擊筑的！（向宋意喊出）請你也來參加我們的燕會啦。給我們奏點樂，唱點歌兒啦！

宋意：（起身）那好極了。（一面走，一面說。）我的筑，雖然打得不大好，可是我的歌兒唱得還過意得去。（向酒店走來。）

（懷貞與高漸離迎接盲叟登上座場，就座於左側。）

酒客一：那嗎首先就請你唱一曲歌，趕你拿手的唱。

宋意：我最拿手的是「荊軻刺秦」啦。

酒客一：那好得很！這歌，我們這兒的人都會唱。

酒客二：只要你唱得好，我們一定要犒賞你啦。

宋意：不過，我的筑實在擊得不大好，我有一位朋友就是編這枝曲子的人，假如他是在這兒的話，那一定會使你們更滿意了。

酒客一：你的朋友是誰啦？

宋意：說起來，恐怕你們都知道，就是那頂會擊筑的高漸離。

（高漸離略示驚詫。）

酒客二人：唉，那真是大名鼎鼎。

夏：我也是久聞他的大名的，可惜沒有機緣見他，聽說他是荊軻的好朋友，荊軻和燕太子丹告別的時候，唱了一首很悲壯的「易水歌」，就是高漸離替他擊的筑。秦始皇帝也知道他，曉得他是荊軻的朋友，很想捉拿他呢。

酒客二：想捉拿他？哼，假使高漸離在這兒的話，那我們決不讓秦國的人把他捉去。

宋意：是啦，他假如被人捉着了，我就替他死都很願意的。

高：（情不自禁地走至盲叟前）爺爺，你說高漸離是你的朋友嗎？

宋意：是的，他是我的朋友，也是荆軻的朋友。自從荆軻死後，他留下一「荆軻刺秦」的一枝曲子，就不知道下落了。

高：（遲疑）爺爺，你的眼睛看不見，假使高漸離在你面前，你認不認識他呢？

宋意：我認識他，他的聲音我聽得出，還有，只要聽他打一下筑，我立地便可以認識他。

高：（同向懷貞）夫人，我要冒昧一下。我想借這爺爺的筑來打一下，我也會打「荆軻刺秦」的。我擊筑，讓爺爺唱歌。假使我打得不好，回頭再讓這爺爺打。我希望你能够允許我。

懷貞：我是同意的，但要看各位貴客們的意思是怎樣？

酒客二人：那沒有問題。

夏：我們大家圖個高興的，我也很同意。

高：（向宋意）那嗎，爺爺就請你把筑借給我，我給你擊筑，你唱歌。

宋：那好得很。（將筑與竹尺授高，自語。）從前荆軻在的時候，我們就是這個樣子，總是高漸離擊筑，荆軻和我唱歌，我們在燕市飲酒，真真是旁若無人的。

高：（退倚檯櫃而坐，調好筑弦，以左手扼筑頸，將筑之尾端置於左肩上，右手執竹尺，試

敲數下之後，先向衆人一禮）對不住。（先彈出前奏曲，約三兩分點鐘。）

宋：（傾聽有間，突然睜開眼睛，將腰挺直起來，起立趨向高前，捧其右手而大笑）啊哈哈
哈……你，你，你，好傢伙！

（一座盡驚，沒明其故。）

宋：我把你認出來了，我把你認出來了。我四處找你終竟把你找到了。啊哈哈……好傢伙
高：（亦起立）你不是——（欲言忽忍。）

宋：我是老宋呀！你認不得了吧？

高：你怎麼老到了這樣呢？

宋：啊哈哈……好傢伙！你以為我真老了嗎？我現出原形結你看吧！（把嘴上白鬚鬚扯掉，白眉亦扯掉。）你看，我不是比你高明？

高：（忙將筑置於檯櫃上，迴抱宋）啊，我，我真高興，我沒想出還可以看見你。

宋：（跳躍起來）好呵，好呵，就好像回到了燕市一樣呵。（始悟到各人均瞠目注視）各位
先生，我向你們介紹吧，這位就是我的好朋友高漸離，在下面是高漸離的朋友宋意。

（一座復大驚。）

酒客一：哦，高漸離！

酒客二：哦，宋意！

二人均離座，向高宋二人致敬。

酒客一：你們兩位大豪傑！

酒客二：團起來，團起來，我們一道坐，一道坐！

夏：（長跪）各位，我看你們都請坐下吧，我們不拘形迹，各照原位坐定，我要先敬高先生

和宋先生一杯酒。

酒客二人：好呵，好呵，我們大家敬，大家一齊敬！

懷貞：我素來是不嗑酒的人，可我今天也要敬高先生和宋先生一杯酒。

酒客二人：好呵，好得很呵，應該的，應該的。

（分頭取酒杯，斟滿各捧一觴。）

夏：（舉杯在手）各位，今天我們這杯酒，不僅是敬高先生和宋先生，同時我們還要敬荆軻

烈士的在天之靈。但是替我留下了很好的榜樣，他的光輝是千秋萬世永遠不會磨滅的。

酒客二人：好呵，好得很呵，荆軻烈士萬歲！高漸離萬歲！宋意萬歲！我們大家乾杯！

夏：（制止衆人）還有：我們乾了杯之後，急於要聽「荆軻刺秦」要請高先生擊筑，宋先生唱歌，凡是唱得來的我們大家都唱。我們要盡情的追念我們的荆軻烈士。

酒客二人：好呵，好得很呵，絕對要照着這樣辦。乾杯，大家乾杯！

（衆人捧羽觴，均一飲而盡。酒客二人復自動效勞，將各人羽觴斟滿。）

夏：好，我們肅靜。

宋：對不住，各位，我先要有一番聲明，而且有一番請求。

酒客二人：好的，什麼請求都不成問題。

宋：「荆軻刺秦」是男女合唱，那返復五遍的易水歌是男的唱，其餘的是女的唱，今天在座就只有這位女主人，還不曾請教這位女主人的尊姓大名啦。

高：這是我們的懷貞夫人。

宋：好的，懷貞夫人，今天的歌要委曲你來唱，我們男的只是幫腔。

懷貞：我是唱得不好，不過今天我高興得很，我一定要唱，但要請你們不要見笑。

酒客二人：好呵，好得很呵！今天真是高興得要命了。

夏：我們肅靜，現在我們就請高漸離先生擊筑，懷貞夫人唱歌，我們來幫腔吧。

酒客二人：好呵，我們都要幫腔。

（高漸離再取筑彈出前奏曲後，以下男女聲挨次疊唱。）

（女）荆軻慷慨別燕丹

歌聲變徵入雲端

送者人皆百衣冠

將軍首級血未乾

將軍者誰於期樊

督亢地圖封在函

西入咸陽叩秦關

爲民除害下龍潭

（男）「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女）秦王宮殿何森嚴

執戟郎中數且千

舞陽色變不改前

軻荆談笑秦王歡

秦王教取地圖看

披圖窮匕首見

衣袖被執遁無緣

性命已在瞬息間

(男)「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女) 秦王到此殊可憐

泣對壯士求一言

欲召姬人鼓琴絃

聽琴而死死亦甘

姬人鼓琴歌聽亂

可裂而絕羅縠單

可超而越屏風淺

可負而拔鹿盧劍

(男)「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女) 秦王奮袖袖乃斷

超越屏風負長劍

荆軻逐王銅柱間

擲以匕首傷其喉

中入銅柱火星濺

手無寸鐵遭劍斫

天地爲之色慘淡

晴日當空白虹貫

(男)「風蕭蕭兮水寒

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最後一句返復至三遍，歌聲與筑聲同時劃然終止。)

(歌畢，一座均俯首靜默，有潛潛下淚者。)

夏：(在靜默一時之後)各位，高漸離先生的筑，的確是名不虛傳。懷貞夫人的歌，更能傳出了荆軻的壯烈。我還要請各位一同再敬一杯酒，再向荆軻烈士的在天之靈致敬。

(衆人均默默舉杯)。

夏：我們乾杯。

(衆人均默默乾杯，唯酒客二人於乾杯後復自連斟數杯痛飲，醉至不能支持，漸漸倚壁睡去。)

夏：我還有幾句話，特別要向你們二位荆軻的朋友說說。(略頓)我有生以來今天最高興，

但我今天也要向二位懺悔一件罪惡。（又略頓）剛才所唱的「荆軻刺秦」裏面，有好些地方和實在的情形不大相同。譬如命姬人彈琴的那一節便是沒有的。那是怎樣危機一髮的時候，荆軻烈士那能讓秦始皇有那樣的從容呢？秦始皇是性急如火的人，不錯，他也很喜歡聽音樂，但到了那樣危機一髮的時候，他又那能有那樣的從容？（又略停）還有，荆軻投匕首，傷了秦始皇的耳朵，那也不合事實，荆軻烈士所用的匕首是有名的徐夫人匕首，而且還是塗了毒藥的，傷了人一定會死。秦始皇假使是受了傷，那怎麼還活得下去呢？（又略停）所以那歌詞裏面所說的，有好些地方實在和實際的情形不同。至於實際的情形是怎樣呢？哎！（長嘆一聲，復中止。）

（餘人哀感漸漸爲之沖淡，對其所言表示深切的注意。）

宋：夏無且先生，實際的情形究竟是怎麼樣？我們急於想知道。

夏：哎，實在是要怪我，我實在是千不該，萬不該。（又略停）

宋：究竟是怎麼樣的呢？怎麼會怪你呢？

夏：是的，的確要怪我，是我救了秦始皇，是我把荆軻烈士害了。

宋：（驚訝）嚇，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夏：諸位，請你們容我慢慢的講吧，那天的事情我是在場的。荆軻繞着銅柱追秦始皇的時候，殿下持戟的衛士沒有奉詔不敢上殿，殿上的待衛素來是不准帶刀的。秦始皇佩的劍又太長，老是拔不出，那時的確是情急勢迫。就是我不好，我一時不應該抱一個「人各哀於其主」的念頭，我把我所提的藥囊向荆軻打去，正打中在荆軻的臉上。因此秦始皇就得鬆了一口氣，殿上的人便叫出：把劍插在背上拔吧！於是秦始皇便把劍一掉過背後，左手執鞘，右手拔劍，便把劍拔出了。劍一拔出，荆軻的匕首便失却了效用。一劍便把他的左腿斫斷，荆軻見大勢已去，便把匕首向秦始皇擲去，但祇要中了銅柱。秦始皇又斫了他八刀，荆軻還倚着銅柱笑罵，回頭終竟被左右的人把他殺掉了。秦始皇受驚不小，呆了好一會，後來他還賞了我黃金二百鎰啦。（略停）哎，我真是罪過。自從那時以後，我心裏就感覺不安。不安這的念頭一天一天地苛責着我，我終於在昨天辭了職，我不願意再奉侍那位暴君了。我從今以後要雲遊四海，救濟天下的貧苦人，作爲我對於荆軻烈士的贖罪啦。

（懷貞夫人之哀感又爲之引起，低頭沉默，高與宋雖時凝視夏之面目，但亦無言。）
夏：我掃了各位的興，實在對不住，但我今天在這兒遇着了高宋二位先生，使我把這腔心事

完全吐露了出來，自己實在是很快樂。高漸離先生，宋意先生，請你們原諒我吧。我現在想起了，有一點寶貴的東西要送給二位做紀念，我想二位一定是很樂於接受的。那就是荆軻烈士的衣服的破片啦。我當時檢了好幾片，上面都有他的血。

宋：你是隨身帶着的嗎？

夏：不，我還寄放在城裏，我要暫時告別一下，我要去取來，費不了多少時候的，希望你們在這兒等我，我回頭轉來還要同各位暢飲。（起身告辭。）

（餘人亦起立。）

高：好不，讓我們陪你進城去取？

夏：不，不敢勞煩你們。很簡單的事體啦，要不上好一會兒，我立刻就轉來。（各自下座場，餘人欲相送，急急擋駕。）也不敢勞你們送，你們請就座，我要跑去拿來，很快的就拿來。（說罷，用小跑急急上橋，入城。）

（高與宋仍同下座場。追送至橋頭而止。懷貞留在座場上，略作收拾。）

宋：漸離兄，這兒說話是可以隨便的吧？

高：剛才什麼話都說了，還怕什麼。

宋：（以目視懷貞）……

高：用不住害怕的。

宋：我問你，你這幾年究竟到什麼地方去來？

高：我到過不少的地方，最後是在咸陽住了兩年，我想尋個機會替荆軻報仇，也爲天下萬世除害，可是沒有得到那樣的機會，後來我聽說那暴君要巡行天下，封泰山，禪梁父，他的道路一定要經過這兒，所以我就跑到這兒來，在我們主人家裏做了一名酒保，我在這兒足足等了他兩個月，算是等到了，我每天都要進城去打量，可終竟沒有絲毫的機會，他又走了。

宋：我也是聽說他在這兒，才從彭城趕來的。趕來，他已經走了，昨天下午，我到這兒來，無心的看到你，我早就把你認出，但我怕認錯了人，你近來是比從前瘦得多了。你那吐血病，是不是還在發？

高：每年在春夏之交的時候，最難受，不過這秋天來了，又好得多。

宋：我本來早就想趕到泰山去的，自從看見了你，我總想弄個着落，所以今天我又跑了來，剛才來的時候你不在，我便到下邊一家的酒店裏去了，你的聲音也變了啦，從前那麼愉

快爽脆的聲音，現在變得非常的沉鬱，所以一直讓你擊了筑，我才敢把你認出來啦。

高：今天也實在是機緣太好，本來我也要辭職往齊郡去的，沒想出又遇見你。

宋：我看那位夏無且，人很誠懇，我們似乎可以約他來和我們同道。

高：也需得再看看，他今天的話，似乎也有點近於自畫自讚，好像殺了荆軻，救了秦始皇的，就只有他一個人的功勞。這兒又沒有見證，你能保證他的話是絕對真實嗎？

宋：對的，我聽他說的時候，多少也有這樣的感覺。

高：況且，我聽說秦始皇的左耳的確是缺了的。耳壳的血本來少，怕是毒沒有竄到。那匕首上的毒恐怕也是走了藥性的啦。

（此時黃媪提籃，並攜季哥由橋下走上。）

阿季：（跑向高前）啊，燕大，我聽見你們在唱歌，我就跑回來們，你們不唱了嗎？

高：你回來遲了，唱完了啦。

阿季：我聽見媽媽也在唱啦，你們再唱吧。（認出宋意，唉，你怎的？你不是那瞎子老頭

兒嗎？你睜開了眼睛，你的白鬍子呢？

宋：我是神仙下凡啦，小哥。

黃媼：季哥兒，你不要聽他瞎說，他是騙你的。這如今這樣的騙子多得很，假裝鑿子，假裝瞎子，假裝聾子，假裝啞子，這種就叫着「活神仙」啦，你不要去挨近他們。哼，我看，連燕大也不過是一個騙子。

懷貞：黃媽，你總是愛多嘴多舌的，他不是燕大啦，他是我們大家都尊敬的高漸離先生，你不要再得罪他了。

黃媼：（吃驚）唉，你是高漸離先生？你當真是的？

高：對不住，我確實是高漸離，（指宋）這位是我的朋友宋意，我們都是荆軻的好朋友。

黃媼：嚇，我真是有眼不識泰山了。難怪得，我總覺得，你不像個幫人的人啦。你們請上堂去坐吧，這兒站着不好說話，這位宋先生，你請上去坐啦。你真是稀客。

宋：多謝你，我坐了好一會了，回頭還有稀客要來的。

（阿季呆視衆人，沒明其妙，一納頭向懷貞跑去。）

阿季：媽，燕大也是假的嗎？

（正在此時夏無且帶衛士數人出城。態度猛惡，與前判若兩人。）

宋：（眼快地）高，趕快跑！那傢伙公然是好細！（回頭向右翼跑下）

夏：（立橋上指揮）那逃跑的是宋意，你們趕快跑一個人去追。（一人應命跑去。）

黃媼：（向夏抗議）你們白晝橫行，你是誰？

夏：我是誰？哼！我是秦始皇帝的御前侍醫夏無且，我奉命捉拿你們這些不知死活的惡黨！

（指高）那位就是高漸離，把他捉着。

高：（靜立待捕，怒視夏無且而無言。）哼！

（衛士二人將高漸離兩手反剪。）

黃媼：你們這些惡鬼，我要和你們拚命！（反身向右翼跑下。）

夏：（戟指斥高）你這不知死活的東西！你公然想死灰復燃，圖謀不軌，你現在可以知道我

夏無且的厲害了吧？哼！

阿季：（呆了一忽之後，急促地）媽媽，這是怎麼的啦？

懷貞：阿季，你趕快躲開，躲在黃媼那裏去，趕快！

阿季：不，我不躲，我要打死那個壞東西！（從檯櫃上取酒杯一隻向夏無且投去，未中。）

夏：（指懷貞）把那個窩匪的淫婦也給我活捉着，可不要傷害了她！

（衛士二人上前捕懷貞。）

阿季：你們這些壞東西！（又向衛士連擲二杯。）

（衛士上座場將季攔倒，懷貞不顧一切，擁季於懷，背部朝外。季以微弱聲息連呼「媽媽，媽媽」而斷氣。懷貞亦連呼「阿季，阿季，阿季呀！」而垂頭於其胸次，母子如合爲一體。）

夏：（指二醉者）那兩個醉鬼，一道給結果了！

（另有衛士二人上前，如命處置。）

黃媪手執庖刀，由右翼跑出。）

黃：惡鬼們，不要走，我要和你們拚命。（向夏奔去）

夏：攔死她！

衛士之一迎頭以戟攔之，黃媪倒於橋畔。

夏：哼，不知死活的東西！

〔幕下〕

第二幕

此
页
空
白

琅邪行在，中車府令趙高之書齋，夜，室內有燈燭，正面一排腰窗，窗戶敞開，有竹簾高捲。窗外有庭園，可望見一帶山景，山即琅邪山也。半月如鈞，在山頂斜掛，尚有疏星曆落。窗下有適當之椅案佈置，但均須寬闊，牢實，而低，左隅，窗盡處有門，通庭園。左壁前手亦有門，通外室，門上均有簾，二門之間靠壁有書櫺，上陳竹簡帛書等卷冊，有尊形古銅器一，作為花瓶。插有桂花一枝。

右壁靠後有花格門，通內室，前面壁上掛有弓矢之屬，其下有短桌，桌上亦有竹簡帛書等物，二矮椅左右相向對置。幕開時趙高坐左椅，胡亥坐壁下右椅，相向於大銅簋中擲色，並以半兩錢為注。骰子只五枚，以木為之，僅二面着色，上黑下白。黑中二枚上刻小牛（犢），白中二枚上刻野雞（雉），擲時五枚全黑者為盧，得點十六。三黑二雉為雉，得點十四，三白二犢為犢，得點十。全白為塞（亦稱白）得點，其餘為雜點，擲得盧雉犢塞四責點者得連擲。

胡亥：（擲骰將身子抬起，盎伏於銅簋上）我剛才投到野雞，三黑二雉一十四，該我再投了。

趙高：好的，該你連擲，你擲。

胡亥（擲骰）擲你一個全黑一十六，盧盧盧盧盧（略頓，不成采，再擲）再擲你一個三黑
二雉的肥野雞，雉雉雉雉雉，（又略頓，看色成雜采）哦，四黑一白，沒有點數。

趙高，好嘍，該我擲嘍，我擲。（擲）擲你一個五木全黑，盧盧盧盧盧，（一子在筲中獨轉不定）盧盧盧盧盧！唉嚇，一手就擲成了盧，我贏了，我贏了。

胡亥：不算，不算，你這轉了半天才轉定了的，不上算。（一手將筲中骰子淆亂。）

趙高：好嘍，就算不上算嘍，你看我再擲。

胡亥：你再擲嘍。

趙高（擲）還是擲你一個五木全黑，盧盧盧盧盧。（改口）雉雉雉雉雉！

胡亥：嚇，不成采，再來。

趙高：再來還是一個全面黑！

胡亥：嚇嚇嚇，白虎，就給你的嘴巴一樣，沒有一點黑，你只有八點，你算輸了。

趙高：我才不算輸呢，我這五木全白擲成寒是貴點，我還得連擲。

胡亥：你連擲吧！我決定你總歸是輸。

趙高：好的，我輸。（又擲）輸了，就算是一條大肥豬！

胡亥：（兩手伸去握着趙高的手）嚇，你這沒腎子的，你罵我，你罵我！

趙高：怎麼我罵你呢？

胡亥：你怕我不曉得，我的名字是胡亥，亥就是豬啦。

趙高：啊，對不住，對不住，我倒沒有存心。那嗎我就變成狗吧，變成沒有腎子的鬩狗。

胡亥：（將手鬆却），沒有采，你再擲，總歸是你輸。

趙高：（擲）輸了是我醜，（又擲）算我成爲沒腎子的鬩狗！（視骰）嚇嚇，不是狗，是牛。

胡亥：什麼，什麼？

趙高：三白二犢進十點，十點加八，一十八，已經是我贏了。

胡亥：不來，不來，你這骰子有假，老是你贏。（將骰子五枚投擲房中。）

（小宦者一人從左門入，入門即伏於地。）

宦：啓稟中車府令，方士徐福求見。

趙高：夜不成公事，怎麼他現在來求見呢？

宦：我也這樣回稟過他，他說：有要緊的事情，無論怎麼樣要在今晚上見你。

趙高：（略作躊躇）你把那地下的色子揀起來。

（小宦者如命拾色子，放還篋中。）

趙高：你沒有對他講：我已經休息了嗎？

宦：我只是回他：我進去看看。

趙高：好吧，（沉吟了一會）你去叫他進來好了。

宦：（應命）是。（退至門次，再伏地一禮，始退出。）

趙高：色子還擲不擲呢？

胡亥：我不擲了，你這色子有假。

趙高：那里面有假，是你不會擲。

胡亥：要你會擲。

趙高：是啦，我告訴你吧。（執骰小教）色子抓在手裏，你要把五個輪成一排，黑白兩面的

感觸要不同些，最好要在手裏把它們輪在一面，要手快，這很不容易，但練習久了，便

有把握。（把手伸開）你看，我這五個都是黑的，（又將手捲攏）這樣輪好後，你的手

要振作做些樣子，就好像用勁在投，其實你只消從這邊上滑下去。（投入篋中）這樣，

你看，就很容易成梁，你看，我這一下不是又成了廬了？

胡亥：唉！當真的！難怪，我說這色子怎麼那樣聽你的話。（捉色學擲，但不甚如願）

趙高：這要慢慢練習才行，只要肯練習，是並不很困難的。

胡亥：這很有趣，我一定要把它學會。

趙高：這種鬼事情多得很，只要你感覺有趣，我是什麼都可以教你的啦。只是有一件事情要緊，在皇上面前你不要露馬脚，不然我就不教你了。

胡亥：你放心，我不是那樣的傻瓜！連我媽媽和十七個哥哥面前，我都不會露馬脚的，你放心。

趙高：要那樣，就好，我滿有許多的玩藝兒可以使你高興。

胡亥：我真高興你啦，你比我的媽媽還要可愛。（一面仍在擲色練習。）

（宦者導徐福入場，伏地爲禮。）

宦：啓稟中車府令，徐福先生來了。

徐福：（伏地爲禮）敬請府令公晚安。

趙高：（答禮後）你請到這邊來坐。（手指窗下坐椅，自己亦移座於窗下。）

徐福：（望胡亥）先要請教，這位是？

趙高：這是十八皇子胡亥殿下啦。

徐福：（將兩手罩於耳後，示其耳聾）唔，府令公，對不住，我的耳朵有點背。

趙高：啊哈哈哈哈哈，我把你調查得很清楚，你是假裝的聾子啦，你怕我不知道。

徐福：（詔笑）嚇嚇嚇，府令公，我的耳朵實在不大好，特別是有點傷風的時候更加閉塞。

趙高：你簡直是個壞蛋！

徐福：嚇嚇嚇，府令公，請別誤會，我並不是壞人啦。

趙高：哈哈，你看，罵你就聽見了，我告訴你，你在別人面前可以裝，在我這兒不要來那

一套。我再給你介紹一遍吧，這是十八皇子胡亥殿下。

徐福：（向胡亥叩頭）嚇嚇嚇，敬請殿下的晚安。

胡亥：（略略頷頷）你們談你們的，不要管我的好了。

（徐福就座。）

徐福：（望窗外星月）今天晚上的月色真好，皇子殿下和府令公，晚上都要用功的嗎？

趙高：是啦，皇上把十八皇子管教得特別嚴。因為皇子很聰明，皇上很喜歡他，無論走到什

麼地方差不多都要把他帶着一道，隨時都要皇子用功。我這一向在教他讀韓非子，剛才才用了一番功，現在抽出一點時間來休息。

徐福：皇上的管教真是嚴啦。

趙高：你怕還不十分知道吧，皇上對於一切事情都是很嚴格的。

徐福：聽是聽見說，只是詳細的情形不十分知道啦。

趙高：皇上，一天所看的文件要用稱稱，稱得上一百二十斤才算合格。

徐福：那是太辛苦了啦！稱不上一百二十斤的時候不是通夜都不睡覺嗎？

趙高：好在公文很多，又好在大大家都聰明。因為簡牘都是要呈給皇上看的，都做得特別長，特別大，因此呢，也就下會有過稱不上一百二十斤的時候。不過每天晚上都要二更過後，或者三更，皇上才能休息啦。

徐福：皇上睡得很遲，我在外面也早聽見人說，還聽說，皇上的睡眠不穩，很不容易睡熟，不知道真確不真確啦？

趙高：那倒是真確的事情，皇上為這件事情很苦，皇上周圍的人也為這件事情很苦，你想皇上既睡得遲，又起得早，周圍的人怎麼能够吃得消呢？

胡亥：（突然叫出）哦，盧盧盧盧盧！

趙高：（起身視之）你擲到盧嗎？哦，五木全黑，不錯，不錯。

胡亥：你的法寶，我快要跟你學到了。

趙高：好得很，你再練習練習吧。（復歸原位。）

徐福：皇上御前的侍醫，不濟事嗎？

趙高：皇上是不大相信醫藥的，醫藥的事情的確也很危險，假若要起下毒心，那是殺人不見

血的啦。

徐福：唉，唉，有良心的醫生呢，那倒不盡然吧。

趙高：不過一個人誰有良心，誰沒有良心，你從表面上怎麼分別法呢？

徐福：（搔頭）唉……。

趙高：不過皇上倒勉強相信一個人，只有他的藥，有時還可以服服，可是服了，也不見得有

什麼效。

徐福：這個人是誰呢？倒要請教了。

趙高：是侍醫夏無且啦。因為十年前，燕國的太子丹派遣刺客荊軻來刺殺皇上的時候，在

危險萬分之際，夏無且在殿上把他所佩的藥囊投擲在荆軻的臉上，把荆軻的眼睛蒙了一會，皇上因此才脫掉危險，把荆軻斫死了，皇上覺得夏無且很忠心，所以還比較相信他。

胡亥：（又突然叫出）雉雉雉雉！

趙高：（回顧）你又擲出野鷄來了嗎？恭賀你啦。

徐福：夏無且先生，是時常在皇上左右的嗎？

趙高：這一次他還沒有來。大約也就是因為他的藥不靈，皇上對於他近來也很冷淡了，不過我們在路上，皇上會命令我們派人去叫他起來，大約不久他也會趕到的。

徐福：府令公，唉，我打擾你的時間恐怕不好太久，我好把我的來意申述吧。

趙高：是的，我倒還沒有請問你的來意啦。

徐福：我三天前蒙你召見，說是皇上準備召見我，要我靜靜的等候。但我等候了三天，召見的命令還是沒有下來，我不知道皇上對於我的意見，究竟是怎樣。

趙高：皇上要召見你，的確是在宋子的時候，早就提到的；而且爲着這件事情還提前的趕到了琅邪來，不過這兩天卻沒有說起你。這兩天皇上也很忙，特別是昨天烏氏倮才走了，

今天巴蜀的寡婦懷清夫人又奉召趕了來，皇上爲應酬他們是很忙碌的啦。

徐福：因此我是很關心皇上的健康的，像我們這樣的英明天子，萬一是有什麼不可測度的事體，那不是一件天大的災禍嗎？因此，我那仙藥的事體，要請府令公再在皇上面前替我吹獻吹獻啦。

胡亥：什麼仙藥啊，你們說？

徐福：哦，十八皇子，你還不知道嗎？在那東海裏有三座神山，天晴的時候，從那琅邪上恍惚惚的都可以望見，那山上有一種草藥，吃了可以令人百病消除，長生不老啦。

胡亥：唉，可以百病消除？那才好啦，（略一轉念）哦，不對！你說長生不老嗎？

徐福：是的，吃了，令人返老還童，長生不老。

胡亥：那嗎，我的爸爸吃了，不是永遠就不會死？

徐福：是的，皇上會永遠福壽康寧。

胡亥：那嗎，我們就永遠受着折磨，永遠的當着爸爸的一個小娃娃麼，我才不高興你這什麼

仙藥啦！

趙高：（笑向徐福）你看，你這個騙子，連這位小皇子都騙不倒啦。

徐福：（呆目結舌）唉，十八皇子，唉唉，十八皇子……

趙高：我看，你不必多說吧，你的事情我是明白的，在皇上面前，我總替你提到好了；不過

你總要當心你的賴子啦。

徐福：要望老府令公提拔，使得小人有碗飯吃。

胡亥：怎麼的？你這老頭兒不僅是個假聾子，還是個真騙子嗎？你公然要騙我爸爸嗎？

趙高：十八皇子，你可憐他，他也沒有什麼惡意，只是真正正正想討碗飯吃罷了，你要曉

得，像他這樣的人，既不會耕田，又不會做工，除掉小小的騙碗飯吃，實在也是不容易

吃飯的啦。

徐福：（詔笑）嚇嚇嚇，十八皇子，真是要請你可憐我老朽，賞碗飯給我吃。

胡亥：好好好，你只要這樣說，那我是管閑事的。只要你把爸爸騙得倒啦，不過，你那個

本領……。

徐福：（如前）嚇嚇嚇，所以要請府令公栽培，還要請十八皇子恩顧恩顧啦。

（小宦者復蒼黃出場，伏地如前。）

宦：（急促）啓稟府令公，皇上過來了，他叫我們不要聲張，從後園繞了來，我特地趕來報

信。

趙高：好，你下去。

（小宦者下，徐福張惶失措。）

趙高（向徐福指着右室）：我看你可以到我內室裏去躲藏一下。

徐福：是是是，（蒼黃向右側門走去。）

趙高：（又移座至桌畔，與胡亥相向坐，將銅簋與骰子指示着）徐神仙，你可以把這些東西一道帶進去。

徐福：是是是，（捧簋入內室。）

（趙高將桌上帛書袒開。在胡亥前放置一份，自己手捧一份，作講書姿勢。）

趙高：「楚莊王的兄弟叫春申君——」唉，這春申君就是戰國四公子之一，所謂齊有孟嘗，

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就是那個楚國的春申君了。「他有一個愛妾，名字叫

作余，這位余姬想要春申君專門愛她自己，廢棄他的正妻。她便在自己的身上弄出一些

傷痕來：一面拿給春申君看，一面哭着說道：我做你的小是很高興的，但要服侍太太

就不能服侍你，要服侍你就不能服侍太太，我實在沒有這樣的本領呵，身子分不過來

呵。我如其這樣讓太太把我折磨死，我寧肯在你面前死呵。請你賜死我吧，賜死我吧，在我已經賜死之後，太太又可以和你親熱親熱，不過我希望你留心呀，不要讓人家在背後笑你呀？」

（此時秦始皇帝已潛行至窗外，靜立傾聽，但二人故作不覺察，始皇貌甚陋，馬鞍鼻，雞胸，人不甚高。）

胡亥：先生，人家在背後笑什麼呢？

趙高：這個可以不必追問。皇子，你還年青，你不大懂，不過她是說那太太對於春申君有點不大忠實的意思，像這些地方可以不必過於追問，你讓我再講下去吧，「春申君就聽信了余姬的讒言，他便爲她把正妻廢掉了，正妻還有一個兒子，名字叫甲。」——這一句話，書上把它寫在前頭去了，應該要把它鉤到這兒來，文字才順。「正妻有一個兒子，名字叫甲。余姬又想害這個甲公子，那樣方好自己的兒子拿來承繼春申君的地位。她便私自把自己的褻衣撕壞了，又拿去給春申君看，一面又傷心的哭。她說：我得到你的寵愛已經很久很久的事，甲公子並不是不知道。他剛才竟胆敢向我作無理的要求，甚至於把我這襯衫都撕破了呵。……」

胡亥：是怎樣的無理的要求呢？先生？

趙高：這個，唉，也可以不必追問，就打比說，他想吃她的奶奶吧。

始皇：（忍不住，發出嗤笑）阿高，你講得真有趣，真有趣，唉嘿嘿嘿。

趙高：（故作驚愕，急忙轉向始皇叩頭）啊，皇帝陛下到了，小臣真真狂妄，沒有迎接。

始皇：（急促由後壁側門走入）你不必那樣惶恐，不必那樣惶恐，你們是在讀韓非子嗎？

趙高：（抬頭目禮）是，是在讀「姦劫弑臣」篇。

始皇：唔，韓非子是不大好懂的。

胡亥：（早起身向始皇跑去，執其父之手，表示特別親暱）可是先生今天講的書頂好懂啦。

始皇：唔，講故事當然好懂啦，你們小娃兒是最愛聽故事的。（回向趙高）阿高，你把這個

故事給他講完吧，似乎已經沒有好兩句了。講完之後，阿亥也好去睡覺了，我們明天清

早要去登琅邪山，看東海日出啦，（在窗下選一矮椅坐定，擁胡亥於膝間）你講下去啦。

趙高：是，已經只剩下兩三句了，（反身把帛書取到手中展視）那余姬接着說：「甲公子這

樣的侮辱我，還把你做父親的看在了眼裏嗎？這真是天大的不孝啊。春申君聽了這話，

便大發雷霆，於是便把那甲公子殺死了。」——故事就在這兒完結了。

始皇：很好，很好，我看，以下的書，你們明天再講吧。我還有點事情要同你商量。阿亥，你可以先去睡了，明天一早起來看東海日出。喂，你們人來呀！

（二宦者手執宮燈，由後壁門應聲而入。）

始皇：你們把十八皇子先送去睡了，回頭再來接我，你們走前門回去，也走前門來。阿亥，好，你同他們一道下去。

（胡亥向始皇及趙高各一鞠躬之後，揮動二宦者走向左側門將下。）

始皇：喂！你們再轉來！（三人應聲回身）你們來的時候，可以不必進來，就在外邊等着，也關照這裏的人，不准任何人進來，我在這兒要同中車府令商量點事情，商量好了，回頭我自己會出來的。好，你們下去。

（三人下。）

始皇：（沉默有間之後）阿高，我有一件事體要同你商量一下。

趙高：陛下有什麼驅使呢？

始皇：（又躊躇了一下）今天來的，那位巴蜀的寡婦懷清夫人，我沒有想出，她不僅有錢，而且還有那樣的美貌，她是靠涪陵的丹穴採取硃砂，找了大錢的；不用說我希望她多作

捐輸，我現在準備建築阿房宮，還準備北伐匈奴，南征交趾，這些都需要錢啦。不過這
位懷清夫人，我今天見了她一面之後，我另外起了一種心思。（停頓，不肯立即說出）。

趙高：陛下打算要怎樣呢？

始皇：唉，我沒有想出巴蜀竟有那樣的美人啊！

趙高：（會意）陛下的意思是？唉？

始皇：是的，阿高，你是聰明的人，我現在的想頭是：不僅要那懷清夫人多出錢，而且——
我還想要她那個——丹穴。

趙高：是，小臣已經明白了，陛下的意旨。

始皇：你今晚上是不是就有什麼辦法？

趙高：（略作籌思）我想這個事體是應該祕密才好。我回頭想去請她到這兒來，就說明天
皇上請她一同登琅邪山看東海日出，移到我這兒過夜，明天好作準備。到時候，我再來
通知陛下，由陛下親自來向她請求，我看是萬無一失的。

始皇：很好，你這個考慮相當周到；因為我有我的顧慮，她也有她的顧慮啦。那嗎，你就去
照着這樣去做吧。我打算回我的行在去了。

趙高：（亦起立）陛下，我有一件小事體要稟告陛下。

始皇：你有什麼事體？

趙高：陛下的身體，近來很使我擔心……

始皇：這個不要緊，我的身體雖然孱弱，但我的精神是不讓人的。

趙高：是的，陛下的精神實在是超過了五帝三王，自開天闢地以來，沒有人能够趕得上。

始皇：（適意地微笑）唔，你到底想說什麼事體呀？

趙高：正因為陛下的精神超邁，所以我愈見擔心陛下的身體。

始皇：我知道，我知道，我是不大高興別人提到我的身體的，你究竟有什麼話，直切的說

吧！

趙高：陛下，你要召見方士徐福的事情，還記得嗎？

始皇：哦，你是說那個傢伙，是那說東海裏有仙人島，有什麼不死藥的嗎？

趙高：是的，就是他，他在等待着，等待陛下召見呢。

始皇：前天李斯告訴我，說他恐怕是騙子。李斯說他的樣子又太怪，龜背，缺牙巴，耳朵又

聾，一看就有些怪氣，並沒有什麼仙氣。

趙高：在表面上看來，的確有那樣的情形，不過我覺得凡是有點仙氣的人，他們是遊戲人間的，在外表上總不免要故意的表示奇特。因外表愈是奇特的人，似乎愈是非凡的人啦。

始皇：（頗覺受諷，暗暗得意）你這話倒也有道理。你能够相信他那吃了長生不死的藥是能够得住的嗎？

趙高：我是極端的希望它能够靠得住。假使真有那樣的仙藥讓陛下服用了，百病消除，長生不老，那天下的臣民是多麼幸福呀！不過即使那樣的仙藥不真，我想有海島的事情一定是很真的。說不定果真如像鄒衍們所說的那樣，海外還有大九洲呢。單是派遣人去找尋海外的土地，替陛下開土開疆也是值得的。

始皇：好，你說的話恰合孤意，我看你今天晚上也派人去關照那徐福吧，要他明天清早一道登琅邪台觀望日出，我要親自聽聽他那三神山的故事啦。

趙高：是，我一定要派人關照他。我此刻陪陛下一道出去，同時我也要派人去邀請懷濟夫人了。

始皇：好得很，你做事很敏捷，我喜歡你……

（始皇在前，趙高在後，由左側門下。）

（舞台一時空寂。）

有間。夏無且潛潛由窗外上，同時內室中之徐福亦悄悄開門欲出，彼此聞聲，復匆匆退隱，如此者再，在第三次上，二人覷面。）

夏：（在窗外，指徐）你是什麼人？

徐：（在窗內，指夏）你是什麼人？

夏：哼，你是強盜！

徐：要你才是強盜！

（夏由後門闖入，急將徐扭捕，二人扭成一團。）

二人（同時大聲）捉着了強盜呵！快來人呵！……

（趙高及小宦者同由左門上。）

趙：強盜在那兒呵？

徐：這個就是強盜！

夏：還說我是強盜的不是強盜嗎？

（趙高大笑，小宦者亦掩口。）

趙：你兩個都是強盜啦，好傢伙。

（二人見笑，彼此分開。）

二人：（同時）怎麼的？

趙：（仍大笑）曉得是怎樣，讓你們彼此打得一個半死好了，好傢伙！

徐：究竟是怎麼的啦，府令公，這位是誰啦？

趙：我告訴你吧！他就是侍醫夏無且先生。

徐：哦，有限不識泰山，恕罪，恕罪。（打拱。）

夏：（餘怒未盡）這位尊駕是誰？

趙：你還不認識他嗎？對啦，你是才來的，他就是鼎鼎大名的齊國的方士徐福。

夏：哼，就是你嗎？你這個大騙子，我正要找你說話！（欲上前毆打。）

趙：（制止）夏先生，你不能這樣。他是皇上敬禮的賓客，我們不好放肆。

夏：（甚爲不平）哼，你把我認識着好了！你那什麼鬼仙藥，你騙得過別人，騙不過我們學

醫的大夫！

趙：（再爲緩頰）好啦，好啦，我知道你受了委屈，你不必那樣生氣，我替你陪不是好了。

（打拱，回向徐）大約剛才的話你是聽見的，你今晚就在我這兒過夜，明天清早好一滾動身。

徐：（十分恭敬地）是是是，我很感激。

趙：（向小宦者）你把仙引下去，找一個妥當的地方給他睡。明天清早要一道去登琅邪台，宦：知道了。（肅徐欲下）。

徐：（向趙拱手）多謝府令公。（又向夏拱手）希望夏先生特別的原諒。（見夏不理會亦無絲毫慍色，隨小宦者下。）

趙：（急挽夏同坐於窗下）你真是受了委曲啦，老兄。

夏：（轉為笑容）其實倒沒有什麼，那傢伙倒吃了我好幾拳呢。我聽說他是徐福，倒惹起了我一腔的怒火。

趙：你何苦來呢？那樣的人你何苦要給他較量呢？

夏：他在騙我們的皇上，我們忍耐得下嗎？

趙：你相信皇上是受騙的嗎，老兄？我告訴你，皇上倒並不相信有什麼仙藥，皇上倒有心叫那些騙子們到海外去尋求大九州啦。尋得到是替皇帝陛下開疆闢土，尋不到，讓那些騙

子們去餵海裏的魚龍，你着什麼急呢！

夏：（搔首）嚇嚇，皇上究竟是聖明天子啦！

趙：唉，老兄，虧了你，你現在才曉得嗎？

夏：噫，慚愧，慚愧，實在是慚愧！

趙：還是少慚愧一下吧，我告訴你，着急總是要不得的。你是什麼時候到的啦？

夏：我剛才才到，聽說皇上在你這兒談話，所以我不敢走前門進來，我在園子裏面望了望月，看見沒有什麼動靜，我悄悄地上來看，才看見那個騙子鬼頭鬼腦的在這房間裏出現。我不認識他，他也不認識我，所以我們彼此都誤會了，皇上是在這兒召見那騙子的嗎？

趙：也不是特別的召見，不過是偶爾碰了頭，因此也約了他，要他明天清早一道去登琅邪台看東海日出。

夏：哼，好造化，那個鬼東西！

趙：你不必老是吃醋吧，老兄，我看你明天清早也可以登琅邪台的。

夏：我今晚上就想見見皇上，不知道來得及來不及？

趙：皇上今晚上有事體，加以明天清早又要起早。我看你最好是不要見他，現了反而不討好。

夏：我所以先來求教你的也就是爲的這一層，你是皇上跟前的人，你知道得最清楚啦。不過我有一件事情要特別報告的，我想皇上聽了，也一定會高興。

趙：什麼事體啦，老兄？

夏：我趕到宋子的時候，遲了半天，你們是先走了一步，我也就率性在宋子流連了一下，溜一流連使我捉着了一名要犯。

趙：要犯？誰？

夏：就是荆軻的黨羽高漸離啦！

趙：高漸離？是不是那有名的會擊筑的？

夏：就是他啦，在易水上給荆軻送行，替荆軻擊筑的就是他了。

趙：他現在在那兒？

春：我已經把他帶來了，交在你外邊的衛士營裏。沿途帶起他來，真是受了累贅。

趙：你這個功績倒不小，尤其是你沒有殺掉他，實在是難得。

夏：我想皇上是知道他的，而且皇上是喜歡音樂的人，說不定皇上是不會殺掉他的。

趙：對嘍，不僅不會殺他，我想皇上怕還會用他呢。

夏：不過，這人頑固得很，他一定不會聽命的。沿途來鬧死鬧活，真是把我鬧够了。

趙：我可以勸他一下子。我相信，他或許會聽我的話。還有，這樣的人，你不好侮慢他，交給衛士營是要不得的，說不定他今晚上就會尋短見。我看你交給我好了。我要把他作為賓客看待。

夏：那好得很。那是求之不得的。讓我現在就去，要他們給你送過來。不過我還有一件事情想請求你一下。

趙：你還有什麼事體呢？

夏：府令公，我還得到了一個尤物啦。

趙：尤物？什麼尤物？

夏：漂亮的女人啦！

趙：你這傢伙！老是那樣的風騷。

夏：那是高漸離的女主人，我是在宋子酒店裏把他們一道捉來的。高漸離就在他那裏隱姓埋

名的做着酒保，她是一位寡婦，真是漂亮得很，我不該把她的一個兒子殺死了。她比高漸離還要恨我，我把她拿着沒有辦法啦。

趙：你是要我也給你勸勸嗎？

夏：只要府令公，你是高興的話。

趙：她現在在什麼地方？

夏：也暫時寄放在衛士營裏。

趙：唉，你這人真是傻角，貞婦怕慫勸，你難道連這一句經典都記不得嗎？好的，我回頭照他們，替你優待，你去叫他們把高漸離送來好了。可是，你可不必來了。你住的地方自己會打點的啦。今晚上說不定我還可以看見皇上，我會把你來了的話告訴他。總之，明天清早，你準備登山好了。

夏：是是是，我一定遵照府令公的指示。（起身行禮）明天再見了。

趙：（答禮）明天再見。

（夏由左側門下，趙在房中徘徊了一會，將後門門好，並將正面窗簾全部放下，將窗戶一一掩閉，小宦者由左門上。）

宦：啓稟府令公，高漸離送上來了。

趙：引到我這房裏來。

宦：是（下，隨將高漸離引上。）

（高漸離身帶刑具，蓬頭垢面，衣服亦甚污穢，但態度却頗激昂。）

趙：（向宦者）你下去，不准任何人進來，假使那位巴蜀的女客到了的時候，你先來稟報我。

宦：是。（鞠躬下。）

趙：（將左側門鍵好，親切地向高。）高漸離先生，這樣實在太使你委曲了；不過我相信，這委曲怕也只有今天這一晚上了。

高：（憤然）請你們早些把我處死好了，不要多作糾纏！

趙：好的，高先生，你不必這樣動怒。讓我自己來向你介紹我自己吧。本想請你就座，我們慢慢的談，但我自己的時間有限，恐怕你也不一定允許我，我究竟是什麼人，我現在要大膽的向你介紹。認真說，我究竟是什麼人，連我自己的女兒，我都沒有讓她知道的。因爲你又不同，你是一位志士，所以我要大膽地向你介紹。

高：哼，我勸你不必枉費唇舌，你們反正都是一羣惡鬼，用不着帶上你那面具！

趙：你請忍耐一刻時候，聽我說好了，我不是別人，我是趙高，但我和秦始皇帝是不共戴天的仇敵。

高：（白眼視之，僅嗤之鼻。）哼。

趙：我現在雖然是秦始皇帝的中車府令，但我本來是趙國的公族餘子。我們一家人是在長平之役，被俘虜了來的。我的父親受了官刑，不久便死在驪宮裏。那時我還在母親的懷裏，是我們的母親在驪宮裏一胎生下了我們弟兄三人。我有一位弟弟叫趙成，還有一位小弟弟生下來就死了。我們母親和我們兩兄弟都做了奴隸。我們母親是在二十年前病死了的啦。所以我說：秦始皇帝是我的不共戴天之仇。

高：（仍嗤之以鼻）哼。

趙：高先生，你怕還是不能了解我吧。你會以為我是更加的無恥。秦始皇帝既是我的不共戴天之仇，我還要來當他的宦官，做他的中車府令，在這兒揚揚得意，——你一定是以為我是在這兒揚揚得意的。這正是我今天要向你介紹我自己的原故，也只有向着你才能够有膽量說出我內心的生活。

高：（漸漸將態度和緩，有傾聽之意。）……

趙：高先生，你以為我是應該報仇吧，是不是？（略頓）但是報仇的方法却是問題。像你的好朋友，荆軻先生那樣轟轟烈烈的單獨的行刺，我也是佩服的。不幸他是失敗了。不過，請恕我直懷吧，荆軻先生即使不失敗，即使他就把秦始皇殺死了，我看也是枉然。秦始皇帝的罪惡，不是秦始皇帝一個人造成的，秦始皇帝之外還有無數的秦始皇帝，他還有他的爪牙，他還有他的子孫。你殺死了一個秦始皇帝，也救不了燕國的滅亡，救不了六國的滅亡，救不了天下的人化為奴隸啦。是不是呢？

高：（略略領首）……

趙：所以，我是另外選擇了一條路，我把我自己犧牲了，我把我自己腐爛了，就像一團鏽了的鐵加在好鐵裏面一樣，我要從這內部來把秦國腐爛。

高：（警惕）趙高先生，你這兒說話是不是可以隨便的？

趙：多謝你，請你不必掛慮。（略頓）我本來是很有力氣的人，在我母親過世的那一年，我的夫人替我丟下一個女兒也接着過世了，秦始皇帝知道我有力氣，也知道我懂法律，想要用我，但又有些不放心。因此我才自己請求受了腐刑，就這樣，我便當了他的宦官，

當了他的中車府令。

高：（感激）哦，趙先生，你是這樣一位有志氣的人，在我實在連做夢也沒有夢到！

趙：高先生，請你暫時不要稱讚我，我是早把毀譽置諸度外的。我的工作還只做到幾分，我得到了秦始皇帝的信賴，他叫我做着 he 最寵愛的少子胡亥的先生。我這個先生說起來，真是要受良心上的苛責。我專門做的是昧良心的工作，我要把一個孩子腐化。爲了要報仇，報我的家仇，報我的國仇，我實在也顧不着什麼良心了。好在胡亥也不愧是秦始皇帝的兒子，他差不多是用不着我教的，他是天生成的一個壞蛋。

高：趙先生，我現在要從心坎裏說一句話，我感覺着你很可怕。

趙：是呀！我連我自己有時候感覺着自己可怕，但也沒有辦法，蜜蜂都還有刺呢，蜜蜂刺了人，把自己的刺放進人身上去了，他自己也會死的。我就和這一樣，我是把我的生命，把我的一切，都集中在這報仇上面的。報仇就是我的生命。好了，我再不向你多說了。我算把我的全部介紹了給你，我以後恐怕也沒有再說的機會了。我說不定還是會失敗樂得個千秋萬世的罵名，但我不管，我也管不了那許多。只是我對於你，高先生，我倒有點關切，你假如肯相信我的話，我覺得你的態度是值得考慮，我知道你是不怕

死的，但不要一味的總是以一死了事。這是我對於你的忠告。假如你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將來是很可以幫助你的啦。

高：（沉着地）趙先生，我多謝你。聽了你的話，使我深刻地受了感動，使我感覺到，我的生命還存在的一天，我是怎樣的更應該善於利用我的生命。

趙：那是很愉快的，我真替你高興。我還要請問你，你有位女主人，聽說也一道來了，她是怎樣？

高：夏無且告訴過你什麼嗎？

趙：他說他把她的兒子殺了，又說她只是一心想死。

高：我看，她倒是一心想報仇，報她的私仇和國仇，她也是你們國的疏族啦。

趙：你知道夏無且是在追求她的吧？

高：約略知道一些。

趙：那嗎，我倒要請求你，你好不好也勸她一下，率性對於夏無且採用我的辦法？

高：這個我沒有什麼把握，而且我們也沒有談話的機會，更何況你的祕密也不好任意洩漏啦。

趙：好的，回頭我要叫人分別地把你們安頓在妥當的地方啦。

（左側門上有急湊的敲門聲，趙高前去開門，小宦者蒼黃入。）

宦：啓稟府令公，皇上又從後園子裏面來了！

趙：那嗎，你立刻把這位帶下去。

宦：是。（急帶高漸離下場。）

（趙高將正中窗門打開，再將竹簾捲起，星月仍在天上。徐徐在房中躑躅。有間，秦始皇掩上，現出半面於窗口，趙高故作不覺察，走近桌畔取書覽閱。）

始皇：（隔窗低聲呼出）阿高！

趙：（故吃一驚）啊，陛下，你來了！（急赴窗畔。）

始皇：事情怎麼樣了？

趙：人還沒有來，我現在正在這兒等呢。

始皇：我等得有點發慌，我還以為是出了岔子啦。

趙：不會的，她一定會來的。恐怕很快的也就會來了。

始皇：我怎麼辦呢？（略頓）我想先躲在你的寢室裏面，你看好不好？

趙：（遲疑）那樣恐怕不大好，因為回頭我還要叫人收拾內室。

始皇：那你叫我怎麼辦呢？

趙：我看，對於陛下或許會委曲得一點，陛下就在窗子外邊躲着，怕是最好的辦法。

始皇：那很好，你那邊兒似乎已經有人來了。（急閃下，小宦者復上，伏地行禮。）

宦：啓稟府令公，懷清夫人已經到了。

趙：請。（急迎上去。）

（宦者仍跪於地，將門簾揭開。）

（懷清夫人出現於門次，與第一幕之懷貞夫人面貌全同，實則係由一人扮演。）

懷清：府令公，是你在叫我嗎？

趙：是的，夫人，請進來細細的談。（回顧宦者）你進內室去，把那邊收拾一下。

宦：是。（入右室。）

懷清：（走至窗前停立。）哦，你這兒很好看月亮啦。

趙：是的，這兒的外景還不錯，那座就是琅邪山了。

懷清：那在月亮下邊看起來，就給烏木雕就的一樣啦。

趙：是的，白天的情形可又不同，在那上邊是可以望見海的。明天清早一早，皇上去登那琅邪台，看東海日出，要請懷清夫人一道去看啦，皇上說：你們巴蜀是沒有海可看的。

懷清：多謝皇上恩意啦。剛才你派來的人，也這樣對我說了。

趙：所以我就請你，今晚上移到我這邊來。明天清早要起得很早，我們好作準備。

懷清：那真是感激你，你是招待得這樣周到。

趙：不，實在是不周到得很。因為是在外邊巡遊，一切供給都不應手。假使是在咸陽的話，那我們可以使夫人更住得適意一點啦。

懷清：那裏，府令公，你太客氣。我已經住得很適意了，比我住在巴蜀的家裏還要適意啦。特別是你這座書齋，我感覺着很幽雅。

趙：這是這兒的舊家的住宅，挪出來給我們住的，夫人假使是滿意的話，我就希望你一直住在這兒啦。

懷清：不，就只今天一晚上已就好了，我可以在這兒賞一晚上的月，不睡覺。

（宦者由內室走出。）

宦：裏面已經收拾停當了。

趙：好的，你到下面去打些水上來，凡是一切應用的東西，都要準備周到。
宦：是。（下）

懷清：府令公，你真是仔細呢，我感激你。

趙：那裏，一點也說不上仔細，希望夫人不要客氣啦。凡是有需要的東西都請指示好了。

懷清：多謝你，我是一點也不客氣的。我的事情自己會處理，就是剛才那位小朋友，我也
可以不必照拂我啦。府令公，你的事情一定很忙，我倒要請你不必客氣。

趙：是，明天清早天不見亮就要動身，夫人，我看你也請早休息的好。就讓我暫告迴避了。

（趙由左側門下，順手將門由外部掩上，並已鍵好，未爲懷清所覺察，懷清送趙至門
次，復轉身立室中四望，頗表示滿足。

秦始皇突由窗口出現。）

懷清：（大驚）呵，你是誰？

始皇：我，我，我是皇帝，（越窗而入。）

懷清：（着急）你，你這樣進來做什麼？

始皇：我，我，我嗎？我要替你熄燈。（將室內燈亮逐漸熄滅，室中僅餘月光，向懷清

走去。）

懷清：（乘機退至左側門，擬逃出，但門已外鍵，搥門，發出哀怨的聲音，倒於門次。）啊，我中了你們的圈套！

（幕下）

此
页
空
白

第三幕

此
页
空
白

（景與第二幕同，唯係以次日清晨

窗戶洞開，窗外及通外各門道均有衛士站崗佩劍執戟，如臨戰陣，情勢甚為嚴重。
上卿蒙毅及廷尉李斯由內室走出。衛士長一人隨後。）

筑

101

蒙：真是奇怪，一個面孔毀壞得不成形狀。我看這情形斷然是謀害的。

李：不過吊死的確是生前吊死的，要是死后假裝上吊，那頸上的索痕不同。她那索痕很深又有血紅的記印，那便是生前上吊的證據。

蒙：你留意到沒有？她那下體有一困潮濕啦。

李：那兒是生前上吊的一個證據啦。凡是吊頸死的人，無論男女，在斷氣的時候，下體都要潮濕的。

蒙：唔，真是奇怪。那嗎，你說她爲什麼要把面孔毀壞呢？

李：解釋倒是有方法解釋的，那是精神反常的結果，因爲精神反常，不僅毀壞了自己的面

孔，而且還斷送了自己的生命。這樣的例子，從前倒也是有過的。我覺得，倒也並不稀奇。不過我所不能了解的，懷清夫人爲什麼要突然的來這樣一個精神反常罷了。

蒙：是啦，昨天她趕來的時候，我們看見她是很健康的，精神很好。怎麼半天功夫就會鬧出這樣的事呢？

李：而且，我還不明白的，懷清夫人爲什麼會死在中車府令的臥房裏？

蒙：是啦，這也就是我所奇怪的啦。分明是有真賓館的，爲什麼一個女賓會跑到他這兒來

了？

李：皇上要我們來清查這案子。我們是當然非審查不可的，你覺得是怎樣辦的好？

蒙：這個要靠你決定啦，廷尉，你說該怎樣辦就怎麼辦。等到要動刑的時候，那就該我來說話了。

李：我看，我們一方面調齊人證來審詢，一方面要在這住宅裏搜查，看有些什麼可疑的形跡，這兩步做到之后才好判決。當然判決也不是我們好作主的，最后的決定是須得請示皇上的啦。

蒙：是是是，廷尉，你究竟是本職當行，你的見解一點也不錯。一切都照着你的主意辦。

(向衛士長)我看，你派遣兩個人先去請中車府令來，另外再派兩個在這住宅內四處收查，看看有沒有什麼可疑的形迹和人物。

士長：是。(即向窗外指定衛士派遣)你兩個去請中車府令，你兩個去收查。要火速！

(四人應命而下。)

李：(指窗下正中一椅，請蒙坐)蒙上卿，請你坐這個席位。

蒙：那怎好，該你坐才行的啦。

李：不，我還須紀錄供詞，我就坐在這邊的一個席位上好了。(自擇右席坐定)

蒙：那我暫居首座了。

李：應該的，應該的，用不着客氣。

(蒙亦就座，衛士長侍立於左側。)

衛士二人由左門導趙高入，此時已上手錄，立於蒙李之前，略一鞠躬，二衛士由後側

門退出。)

李：(對蒙)上卿，是我來問詢吧？

蒙：當然要仰仗廷尉。

李：那就失禮了。（對趙）府令，事關朝廷的法紀，或許暫時對於你不免是委曲，但要請你諒解。

趙：廷尉，這是當然的。我也希望經過嚴明的審判之后，有罪者服罪，無罪者昭雪。

李：在國家法紀之前，我們是有疑必問，你是有問必答，希望你不要作虛偽的證人。我們要共同遵守法紀。

趙：那是當然的，我自己也是知道法律的人，我知道法紀的尊嚴。

李：那嗎，我就要問你，懷清夫人的吊死，你們是些時候發覺的？

趙：鷄叫二遍，天還沒有明的時候。因為皇上本準備今天清早登琅邪山看東海日出，我們要早早的準備起程，派了小宦者來喚醒懷清夫人。沒想出這兩道房門都不能開，窗子却是開着的，我們從窗上翻進來，才看見她已經吊死了。

李：你們看見的時候是已經斷了氣嗎？

趙：身子都已經冷了。

李：她爲什麼會到你這兒來過夜？

趙：因爲皇上昨天晚上到我這兒來過，要我關照懷清夫人，請她今早一同登琅邪台看日出，

皇上說：巴蜀的人不僅沒有看見過東海日出，而且是連海都沒有看見過的，所以特別要請她同去看。我們爲要起得特別早，所以便率性把懷清夫人迎接了來過夜，以便好作準備。

李：昨天晚上什麼人到這房間來過？

趙：起先是十八皇子上課，其次是方士徐福，皇上陛下，侍醫夏無且，夏無且所逮捕來的高漸離，最後就是懷清夫人了。

李：再沒有別的形跡可疑的人來過嗎？

趙：除掉我隨身的一小宦者之外，再沒有什麼人進出過。（忽然記起）還有，就是皇上隨身使用的兩位宦者。

李：（將要點一一紀錄之後，向蒙）看他這口供和剛才審問過的小宦的口供相同，照規矩是應該把這供出的人全都調來詢問，不過這兒皇上當然是沒有問題。十八皇子也是用不着問的，皇上隨身使用的兩位宦者，也沒有審問的必要，須得審問的便是徐福，夏無且，高漸離了。

蒙：是的，這些人衆早就叫他們去提調去了。

趙：徐福和高漸離都住在這座院子裏面，用不着到別處去提。

蒙：那很好。（向士長）你再派兩個人在院子裏尋找高漸離和徐福。

（衛士二人應命下。）

李：（向趙）府令，我還要問你：徐福到這兒來是爲的什麼事體？

趙：他爲找尋仙藥的事，希望皇上召見，託我替他提說。

李：你給他向皇上說了嗎？

趙：皇上到這兒來看十八皇子，我就把他的意思轉達了。皇上答應他，要他今天清早一道登

琅邪山，所以我也就把他留在這兒過夜。

李：夏無且是什麼時候來看你的？

趙：是皇上走了以後。

李：他來又爲的是什麼？

趙：他要見皇上，要我替他轉達。我告訴他皇上明天一早要登琅邪台看東海日出，不如到那

時候去見。他又提到高漸離，因此在他走了之後，我又把高漸離傳來問詢了一番。

李：這些你都說的真實？

趙：我絲毫也沒有虛假。

（此時一衛士擁徐福由左側門入。）

衛士：徐福帶到！

蒙：帶上來。

（徐福被帶至蒙李前，急伏地施禮。長跪候詢。）

李：（向士長）他的耳朵有點背，我的話要由你轉達。（向徐）你是徐福？

士長：問「你是徐福」嗎？

徐：是，我是徐福。

李：你昨天晚上到這兒來看過中車府令嗎？

士長：問「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到這兒來看過中車府令」？

徐：我來過，我來的時候，還看見十八皇子在這兒用功。

李：你爲什麼事體來看中車府令？

士長：問「你來找中車府令是爲的什麼事體」？

徐：唔？

士長：「你爲了什麼事體來看中車府令？」

徐：我求中車府令在皇上面前爲我提說，請皇上召見我，讓我早早去求長生不老的仙藥。

李：中車府令答應替你提說嗎？

徐：（不待士長轉述）他已經替我提說了。

李：什麼？你怎麼知道中車府令已經替你提說。

士長：問你，中車府令已經替你提說，你是怎麼知道的？

徐：唉。（一時苦於回答。）

士長：（更大聲地）你還沒有聽見嗎？你怎麼知道的？中車府令已經替你提說了的事體！

徐：唉，我在這兒的時候，有一個小宦者來報告，說皇上來了，我一時失措，中車府令便叫

我躲在這寢室裏。

李：好，這個口供很要緊。（急急寫下。向趙高）中車府令，你剛才把這一點穩秘了。你穩藏不三不四的人，有犯皇帝的清塵，你這不是罪過嗎？

趙：我是一時窘迫，想出一個通權的辦法。我當時想到，即使皇上對我有什麼話要說，他的耳朵聾也是聽不見的。所以我就那樣辦了。我實在是罪過。

李：這項你是承認的啦？

趙：我甘願認罪。

李：（又回向徐福）是你躲在寢室裏面的時候，聽見中軍府令替你提說的嗎？

徐：不，我是聾子啦。什麼也聽不見。是皇上走了之后，我走出來，府令公當面告訴我，說皇上已經允許召見我，要我今天清早一早去登琅邪山，所以府令公就把我留在他這兒的啦。

李：你以後就沒有到這房間裏來過嗎？

士長：問你，這座房間你以後還來過沒有？

徐：沒有，絕對沒有！

李：（向蒙）除掉一點可注意之外，口供都還相合。蒙上卿，你是不是還有什麼話要問？

（此時另一衛士由後側門入。）

衛士：稟報！高漸離和另外一位女的帶到了！

蒙：暫時在外面等着一下。候傳！

衛士：是。（退下。）

蒙：（向李斯）廷尉，你問得很仔細，我是沒有什麼話好問的了。不過，（回顧士長）你還可以問問他，看他還有什麼話好說？

士長：（大聲問徐福）問你：還有沒有什麼話好說？

徐：我沒有什麼話了。關於懷清夫人的吊死，我是絲毫也不知情的。

蒙：（向士長）好，你叫他們把他帶下去，聽候發落。

士長：（指揮窗外衛士）你來把他帶下去，看管着！

衛士：（入，應命）是。（將徐福引由左側門下。）

蒙：（向士長）叫傳高漸離。

士長：（向窗外）把高漸離帶進來！

（一衛士應聲，把高漸離擁入。高此時已去刑具，衣服亦頗整飭。）

蒙：（驚異）這是高漸離嗎？

高：是的，我正是高漸離。

蒙：你是荆軻的黨羽，是夏無且把你捉來的嗎？

高：是的。

蒙：怎麼你沒有帶刑具，衣服也這樣的整飭？

高：是趙高先生優待我，替我把刑具解了，把囚服換了。

蒙：（大驚）嚇！（向趙）府令！是你這樣幹的嗎？

趙：是，我因為怕他尋短見，所以我特別優待他。

蒙：哼，這成什麼理由！（向李斯）廷尉，我看這兒又是一個大岔子。這不簡直是逼敵嗎？

（說不定懷清夫人就是這人謀害了的。）

高：懷貞夫人並沒有什麼，你怎麼說我謀害？

蒙：你說什麼？

高：我說懷貞夫人就在那外邊，請你們把她叫進來，我並沒有謀害誰！

蒙：怎麼回事？

衛士：另外還有一位女的，是在那外邊。

蒙：帶她進來！

衛士：是。（引出懷貞夫人入後，自下。）

（懷貞夫人服裝雖不華麗，而頗整潔，相貌與懷清夫人全同。（實則是一人表演）入

場後，蒙毅，李斯，趙高均大驚。蒙李均由座中將上身挺起。）

蒙：這是怎麼一回事！你不是懷清夫人嗎？

懷貞：我是懷貞夫人。

蒙：是呵，大家正爲你鬧得天翻地覆，你沒有死嗎？

懷貞：我明明活着，你怎麼說我死？

蒙：（回顧李斯）這是怎麼的啦？

李：真是奇怪（向士長）你進那房裏去看看，屍首是怎麼樣。

士長：是，（急驟地走入右室，又急驟而出）回報！屍首還是原封原樣。

蒙：真是奇怪啦。

李：（若有所思）我看倒不奇怪。一定是有人主謀，把懷清夫人藏起來，另外逼死了一位女子來假充頂替，那死了的女子把面孔毀壞了，便是要讓人認不出，以便消滅證據的啦。

蒙：廷尉，你的推測實在是盡情盡理。這案件實在太奇，不過懷清夫人依然活着，這事情又

像好辦多了。（向趙高）府令，這裏的玄虛，我看你可以不必再賣弄了吧。

趙：（頗含憤怒）其實我和你們一樣同在五里霧中，我並沒有向你們賣弄什麼玄虛！

蒙：你又何必那樣倔強呢？反正人證物證都擺在你這兒，我看你是怎麼也推脫不了的。

趙：我不想推脫，不過希望你把事情弄清楚。

蒙：你這事情還不够清楚嗎？你明明在欺君罔上通敵窩匪，你這簡直是圖謀不軌，倒不僅只是謀財害命了。你是深通法律的人，你知法犯法，更是罪上加罪。凡你所犯的這些罪情，只要有一項，都是足以處你死罪的。更何況你這還是重重的死罪呢！我看你最好還是坦坦白白的承認了，省得我們有傷情面呵！

趙：蒙上卿，到底是什麼把你蒙着的？你在發什麼昏聩啣！……

蒙：什麼！你罵我昏聩！

趙：你本是昏聩嗜。姓蒙也姓得太好！

蒙：哼，你這糊塗蛋！你這罪該萬死的閹奴！

趙：你愈鬧愈不成話了，你鬧什麼？

蒙：我鬧？我要殺你這個好黨！

趙：老先生，沒有那麼輕便。

蒙：哼，你怕我殺不了你！你……

李：（勸慰）蒙上卿，我看還是不必傷感情。在國家的法紀之前，就是趙府令也是不好躲避的。不過我們還須得把案情問清楚。最要緊的我們還須得把夏無且傳來詢問。爲什麼夏無且老是傳不到案？

士長：（向窗外衛士）你們去傳夏無且的人究竟怎麼樣了？

衛士之一：我們去傳他的時候，說他一早便去爬琅邪山去了。我們已經有人到琅邪山去找他，還沒有回來啦。

李：這案子，我看，只好等夏無且來再繼續審吧。

蒙：不，我看這案情是很明顯的，我要判中車府令趙高的死罪，他的罪名是欺君罔上，通敵窩匪，謀財害命。這樣明顯的罪人不處分，國家的法律拿來做什麼！我一個人負責都可以，我要去稟奏皇上，判決他的死罪，立即實行！（起身欲行）

李：蒙上卿，我看不可造次。

蒙：什麼叫造次！李廷尉，你要袒護罪人嗎？凡袒護罪人者，與罪人同罪。你應該知道
的。

李：是，我是知道的，不過我也知道我們行刑宜慎，用法宜明。

蒙：我也知道，你們的大本領就是舞文弄法，我可沒有這樣的閒工夫。（匆匆向左側門走出。）

（窗外衛士突然同時呼出：「皇帝陛下駕到！」同時全體跪下，窗內人等亦均下跪。秦始皇帝冕疏正服，手攜胡亥，出現於窗外，有宦者二人相隨，由後側門入室。入室后，據蒙毅席位而坐，置胡亥於膝間。二宦者立侍其側。始皇環顧衆人，將左手掌向上略舉，表示要衆人起立。二宦者即宣稱「起立」！於是衆人起立向始皇注視。）

始皇：（看見懷貞夫人，亦表示詫異）啊，你是誰？

懷貞：我是女懷貞。

始皇：（愈不安，欲起身）你，你，你是鬼！

懷貞：我是人，我是活着的人。

始皇：啊，啊，我見不得，我不見得，你，你們先把她關在那房間裏面去！

士長：是。（將懷貞夫人拖進右室）

始皇：（稍鎮靜，顧盼李斯及蒙毅）你們審詢的情形怎麼樣？

蒙：（鞠躬）啓稟陛下，這案情很複雜，但也很分明。懷清夫人分明還活在世界上，那位面

容毀壞了的女子的屍首分明是假冒的，這兒我看分明是有一樁圖財害命的陰謀。不過關於這一部的案情我看倒並不什麼嚴重，因為懷清夫人既是還在，問題就很簡單。還有更嚴重的是（指高）這位荆軻的黨羽高漸離！

始皇：（吃驚）什麼？他是高漸離！他怎麼來的？

蒙：是夏無且把他捉來的。

始皇：夏無且來了嗎？

蒙：他昨天下午才趕到這兒，剛才我們去傳他的時候，他去爬山去了。他是打算在琅邪台上朝見陛下的。

始皇：唔，他把他活捉着了，很好。（指士長）你把中車府令的刑具解下來，把他鎖住！

士長：是。（如）執行）

始皇：你們把他解下來，回頭等我發落！

士長：是。（揮窗外衛士，將高擁下。）

始皇：（向蒙）你再講下去吧？

蒙：我看很嚴重的，就是中車府令對於高漸離這樣的要犯，不加鎖鍊，藏在家裏。這情形的

確是嚴重。

始皇：唔，還有什麼沒有？

蒙：還有是，據說昨天晚上皇上來了這兒——

始皇：不錯，我是到這兒來過，怎麼的？

蒙：中車府令却把士方徐福藏在這隣室裏面，蒙蔽皇上。

始皇：有這樣的事情嗎？

蒙：是剛才徐福親自的口供，中車府令也承認了。

始皇：（怒）這真該死！那嗎我在這兒說的話不是他都聽見了！唔？

胡亥：（插入）爸爸，那徐福是聾子啦。

始皇：（緩和下來）啊，對了，那就好了。昨天晚上你也是在這兒的，徐福的確是藏在那房間

裏的嗎？

胡亥：的確的，因為我的書邊沒有講完，先生便叫那老頭兒在那房間裏休息一下，回頭爸爸你就來了。

始皇：唔，是的，是的，這是情有可原的。這不能怪阿高啦。好，那徐福現在在什麼地方？

李：現在還在外面候審。

始皇：我正想見他，把他傳進來！

（士長指揮左側門衛士將徐福傳入。）

徐福叩見始皇，卽跪坐於地。）

始皇：（特別把聲音提高）你就是徐福嗎？

徐：（以手罩耳）是，小方士就是徐福。

始皇：我早就要傳見你，問那三神山的故事故，你講講看。

徐：三神山嗎？是在那東海裏面。那是神人住的地方。一座名叫蓬萊，一座名叫方丈，一座名叫瀛州。那上面也有飛禽走獸，也有亭閣樓台。但是那些飛禽走獸都是純白如銀，沒有絲毫的雜色。那些亭閣樓台也都是黃金和白銀砌成，真正是光輝燦爛。那些仙人神人都是百病消除，長生不老，男是金童，女是玉女。空中海中，白日黑夜，都有鐘磬琴瑟之音，金石管絃之樂。百花爛漫，百草芬芳，百樹葱蘢，百果充斥。太陽如像月光，泉水好像甘露，沒有春夏秋冬，沒有雷霆霜雪，時時涼風悠悠，夜夜月光皎皎，真正說不盡他們的好處。

始皇：你是到過的嗎？

徐：我在瀛州島上住了很久，我是才從瀛州島上漂流過來的人。

始皇：你說那兒有仙藥，吃了可以長生不死，是不是？

徐：但凡那兒的花草樹葉，果實根皮，吃了都可以長生不死。

始皇：你有多大年紀了？

徐：我是親眼看見過，周武王伐紂，殷紂王的三軍前途倒戈的人。那年我剛滿六十。就在那年的六月，我在渤海裏打魚，遇着海風把我吹出了大海，我便隨波逐浪，晝夜漂流，漂了六晝六夜，便漂到了瀛州仙島。

始皇：什麼人都可以去的嗎？

徐：什麼人都可以去。不過年齡歲月很要緊。我當年去的時候是六十歲，去的那年是六月六日，這六字是很要緊的。沒有明六，也得有暗六。譬如十二，十八，二十四之類，要有六的倍數。凡是到了島上的人我都問過，他們去的年齡歲月，不是有明六，便是有暗六啦。還有更要緊的，是要童男童女。我當年去的時候，雖然活到了六十歲，我還是一個

童身啦。

始皇：唔，你這故事滿有趣。你回來的時候，爲什麼沒有給我帶點仙藥回來？

徐：我那時候還不知道中國有聖天子存在啦。不過要去採藥也很容易，我反正是回去的。不過我去了便不想再轉來，能有人和我同去，那就更好了。

始皇：好的，我現在就這樣決定，我要派六千童男童女同你一道去。你把那三神山通同給我佔領起來。要把那邊的花草樹木通同給我移回中國。我限你在六天之內便動身。

徐：我個人走動倒很容易，不過這樣多的人去便不免麻煩。我想海裏的魚龍都是喜歡聽音樂的，我們這邊去的人要是通同會音樂，我們歌管齊奏的飄洋過海，也就可以少遇風波，容易到達仙島了。

始皇：這也容易辦到啦。好，蒙毅，我就命令你辦這件事體。這琅邪台下已經遷徙來了三萬戶黔首，選六千童男童女，我相信是很容易的。同時更選定樂師來教他們歌舞，就限你們在今年十二月把一切都準備好，向仙島出發。你現在就可以把徐福領下去準備辦。

蒙：是，我一定要如期的辦妥。（肅徐福將下。）

始皇：你們再等一下，這兒的案件我還沒有發落。

（蒙與徐福轉身靜立。）

始皇：蒙毅，你剛才直備趙高的話是很正常的。爲人臣不忠該死，爲人子不孝亦該死。好。

（回顧李斯）你把我這話記下來。忠孝大節，斷非獎勵不可。趙高一向辦事很敏捷，對於我也很忠心，這一次的事件，我看他是沒有罪過。蒙毅，你心服嗎？

蒙：（鞠躬）陛下的英斷，是心悅誠服的。

始皇：徐福，你剛才說的童男童女的話很要緊，我看無論男女都一樣的要講貞操，以後凡是有夫之妻不貞的該殺，有妻之夫不貞的也該殺。（又回顧李斯）把我這話記着。因此我覺得懷清夫人實在值得獎勵，她守了一世的寡，我相信昨天一定有人來污辱了她，所以才殉了節。（故作猛然想起之態）哦，是的，趙高，你們發現懷清夫人死了的時候，這窗戶的情形怎麼樣？

趙：兩道門都關得很嚴，只有這中間的窗子是開着的。

始皇：對了。這兒就是窗子了。（故意起身檢查窗戶）你們看，這窗櫺上不是還有泥印嗎？

（窗內外人略進檢視，即退。）你們總是忽略，連這樣的大關節目都看掉了。我看這裏，那高漸離是一個嫌疑犯。阿高，你怎的把他的刑具解放了？

趙：是因爲夏無且說：他沿途總是想尋死，我覺得這樣一名要犯，萬一尋了短見，那可關係

太大，所以特別優待了他。沒想出，會出這樣的岔子。

始皇：好，這也不能怪你，不過懷清夫人總是值得獎勵的。傳出我的意旨，把她的屍體加以禮葬。還要令行蜀郡太守，在她的故鄉涪陵建築一座女懷清台爲她紀念。（回顧李斯）你必得照着我這樣辦。

李：是。（凡始皇所吩咐者，均伏案一一紀錄。）

始皇：好，你們可以下去了。（指揮蒙毅及徐福）還有，要叫人趕快把夏無且找來。
衛士之一：（在左側門次）啓稟皇上，夏無且早就到了，在外邊等候傳見。

始皇：傳他進來。（又向蒙徐）你們下去了。

（蒙徐二人鞠躬由左側門下。）

夏無且入場，叩見始皇。）

夏：侍醫夏無且叩頭。

始皇：你起來。（待夏無且起立後，復向趙高）阿高，我看你同無且兩人都可以坐下。

（夏與趙選擇適當席位就坐。）

始皇：傳高漸離！

（窗外二衛士擁高漸離入，至始皇前，迫之跪地。）

始皇：你就是高漸離？

高：是，我就是高漸離。

始皇：你是荆軻的朋友？

高：是，我是荆軻的朋友。

始皇：（冷笑）哼，荆軻才有你這樣的朋友！我告訴你，荆軻，我雖然恨他，但我還佩服他。他有膽量，有氣概，不怕死。像你這樣萎靡的一個傢伙，老實說，你實在不配做荆軻的朋友啦。

高：（無言）……

始皇：（向夏）無且，你是怎樣把他捉着的？

夏：我奉召趕到宋子的時候，陛下已經在半天前動了身，第二天早晨我化了裝到北門外去散步，進了一家懷貞酒店，我進裏面去休息。這高漸離就在那兒隱姓埋名的當酒保。後來來了一位擊筑的瞎子老人，他在那兒談起荆軻的故事，又談到高漸離。說荆軻是他的朋友，高漸離也是他的朋友。那高漸離被他挑動了，便問他：『高漸離假使在你面前，你

能不能够認識他？」那瞎子說：「我只要聽見他的聲音，特別是聽他擊一擊筑，便可以認識。高漸離的筑是比自己擊得更好的。」這高漸離也就活該落馬，他便自告奮勇，把那瞎子老頭兒的筑借來打了一曲，那瞎子那老頭兒果然立刻把包認出來了。原來瞎子老頭兒才是假的，瞎子是假的，白鬚白眉毛也都是假的，當場自己曝露了，把眼睛睜開了來，把鬚子眉毛也扯了，高漸離也就認出了他。他也是荆軻的朋友宋意。

始皇：那宋意是怎麼樣呢？你沒有把他捉着嗎？

夏：我那時只是一個人，我用了點詭計，把他們騙着，便進城把衛士叫了來，但那宋意的確比這高漸離機敏得多，他老遠看見我，便溜烟跑掉了，我命人去追，也沒有把這追到，結果只是把高漸離捉了來。

始皇：唔，那宋意跑掉了，確是可惜，不過你的功勞可算不小了。你另外還捉着了什麼人沒有？

夏：（狐疑）

始皇：你不要隱瞞吧，另外還有捉着什麼人？

夏：還捉着了一位女的，就是那懷貞酒店的女主人。他們叫她懷貞夫人，聽說那巴蜀的寡

婦懷清夫人是她的姐姐，她們是一胎雙生的姊妹啦。

（始皇及餘人至此始恍然大悟。）

始皇：哦，我懂到了。原來有這樣湊巧的事。那懷貞夫人你對於她是感覺興趣吧，唔？

夏：（啞喘而惶恐）……

始皇：你不要瞞着吧，你的心事我都曉得了。

夏：（急伏地請罪）請陛下恕臣死罪。不過我雖然喜歡她，但並沒有過曖昧的舉動。

始皇：好，不要緊。我知道你的太太是過了世的，就把她賞給你做奴婢吧。我替你把她保存在那間房間裏面的（向右手指示）你回頭把她領去好了。

夏：叩謝陛下的恩德。

始皇：你起來，我對你特別不同，因為你是救過我的性命的啦，你起來，坐在你的原位上好了。

（夏起立，復歸原位。）

始皇：（回顧衆人）這高漸離，你們覺得該怎麼辦？

（衆人無言。）

始皇：我看這人是毫無骨氣的。他的朋友死了，他的祖國亡了，不打算報仇，才隱姓埋名的。夫當一位女店主的酒保，這已經就是卑鄙。宋意能够逃跑，他却逃不動，這更證明他毫無出息，被人捉着也不曉得死，在這兒見到我的時候，也公然叩頭伏地，這真正出乎意外。我在前以爲凡是荆軻的朋友，一定都是慷慨激昂的人，真沒有想出竟有這種活寶。貝。你們看，這種的人究竟該怎麼處？

（衆人仍無言。）

始皇：（向高漸離）高漸離，我看還是問你自己吧。你究竟希望什麼？你說，你說，唔，你究竟希望什麼？

高：（甚萎靡，但亦沉着）我嗎？我很希望有得一隻筑。假使我有得一隻筑在手裏，那我就死，也好像就有生命一樣的了。

始皇：聽說你的筑是擊得很好的，是不是？

高：這點自信是還有的，筑就是我的生命，我的一切，有了我的筑，我便什麼都可以滿足了。

始皇：好，這很簡單。趙高，回頭你們把一隻筑給他。不過，他不應該多了兩樣東西。自來

會彈琴鼓瑟的人都是瞎子，他不應該多了一雙眼睛。他那樣沒有丈夫氣的人，卻在女人開的酒店裏當過酒保，而且對於懷清夫人的死分明是一個嫌疑犯，這也因為有東西多了的原故。你們把他拿下去，用馬糞來燒，把他眼睛瞎掉，而且把他閹了。（回向高漸離）我這算是最寬大的處置，給了你兩重的生命啦。好，你們把他拉下去處置，處置了給我帶上來，我要親眼看看。

（趙高與士長挾持高漸離，高略示倔強之意，凝視始皇，但瞬即垂首，被二人擁持由左側門下。）

始皇：無且，你可以去把你感覺興趣的人叫出來啦。（見無且躊躇）你趕快去吧，我有話要問。

（無且屹然起立，向右室走入，但立即蒼黃而出。）

夏：（急促）啊！壞了！她也把一個面孔毀壞了，上了吊。

始皇及餘人均吃一驚。

李：我們趕快去看，看她的下體潮溼沒有，假使沒有潮溼，還可以有救。

（李與夏均急驟入室。）

始皇：（起身，命二宦者）你們把十八皇子帶開。

胡亥：爸爸，我還想看。

始皇：不，你趕快下去。

（二宦者如命將胡亥引下。）

始皇在室內盤旋。

有間，李斯與無且拾懷貞夫人自右室出，置於台前之矮桌上。趙高與士長挾持半死之高漸離由左門入，置於地。

李：幸好，下部還沒有潮溼，還可以救活，你們把那花瓶裏面的水拿點來，給他洒在面上吧。

（無且由書櫥上將花瓶抱來，去其祥花，以手澆水，洒於懷貞面上。）

始皇：（行至高漸離側）怎麼樣，你們處理完畢了嗎？

士長：啓稟陛下，已經處理完畢了。

始皇：好，那嗎，你們可以將這兩間房子就暫時作爲他的隱宮，讓他住下去，卻不可讓他死掉。

士長：是，我們知道。

始皇：（又折返至懷良夫人之側）唔，怎麼樣？有希望吧？

李：啓稟陛下，她是很有希望的，兩隻鼓出來的眼睛也漸漸塞下去了。

始皇：那很好。哦，一個面孔，割成了這樣一個怪像！（向夏）無且，我看你總不會再感覺興趣了吧，唔？

夏：（微微呆笑）嚇。

始皇：好了，我看你不必着急，將來你總還會有更好的配偶的。（向趙高）阿高，這個女人假使活起來的時候，我看就讓她同高漸離一道住在這兒好了。高漸離的眼睛已經瞎了，也須得有人扶持，我相信，他們一定會心滿意足的。還有，我們這行宮須得全部搬家，這兒有鬼，不能再住人了。

趙：是，我一定要照着這樣辦。

始皇：好，李斯，無且，就讓阿高一個人在這兒處理好了，我們去登琅邪台去吧。

（李斯，無且及士長等均奉命唯謹，窗外及門次衛士均整飭待命。）

始皇俟諸人整飭停當，徐徐向左側門走去。門次二衛士先行領道。始皇之次爲李斯，

無目，士長，窗外衛士均由後側門入室，魚貫而隨。趙高跪於矮桌之前恭送。懷貞漸漸甦醒，而呻喚，最後很沉痛地叫出了一聲：『你們這些毫無良心的惡鬼們呀！』

〔幕下〕

第
四
幕

此
页
空
白

景如前，但係兩月後之黃昏，爲時已交冬令。房中佈置亦略有改易，左側後隅之書櫥已易爲衣架及盥洗之處。右側前手置放桌椅之處易爲矮床，上有寢具。床前在舞台正中處有小桌一，上有燈。及茶杯之類。壁上掛弓矢之處，掛一古琴。正面窗上盡垂布帷。窗下亦置有矮椅諸事，圍着一個火盆，火上有錫壺。

幕開，懷貞夫人由內室出，手執着火紙煤，將外室內之燈燭一點燃。之後坐火盆右側矮椅之一上，順手由其旁小杌上之針罽篋中取衣物縫補。縫補一時後停止，仰頭凝視空漠。面傷已癒，癥痕歷歷。臉色極蒼白，但眼光淒惘，如含冷焰。仰視一時之後，復埋頭縫補，有歌聲自其唇間流出。

「姬人鼓琴歌聲亂；

可裂而絕羅衣單，

可超而越屏風淺，

可負而拔鹿盧劍。

（歌聲一時中輟，瞬復繼起：）

「中入銅柱火星濺，

手無寸鉄遭劍砍。

天地爲之色慘淡，

曛日當空白虹貫」。

（歌聲復斷，昂首望空漠處，眼中含淚。有間，自懷中取出手巾拭去眼淚，又振作精神縫補。右側有敲門聲。）

懷貞：就來了，請等一下。（起立，置衣物於椅上，往開門。）

（高漸離，一手執竹杖，一手抱筑，入門。）

懷貞：高先生，你回來了。（將筑接去先置於小桌上。）

高：多謝你啦，夫人。（扶杖入室。）外面下很大的雪。

懷貞：住在房裏，一點也不知道啦。（助高脫去外披，掛在衣架上。）你怕凍倒了吧？扶之，

就座於火爐之左側。

高：倒一點也不感覺冷。

懷貞：（接其竹杖時，見與竹杖一道，握有無數鉛條。）哦，你又拿了這麼多鉛條回來！

高：唉，我還是在夏無且那裏拿來的。

懷貞：早幾次的都還沒有用啦，你要寫很多的樂譜嗎？（將竹杖倚於床次。）

高：（含笑）樂譜固然想寫。不過我現在的眼睛看不見寫了。

懷貞：我的眼睛不就是你的眼睛？（將鉛條抱進內室，隨取淨履一双出爲之換上。）

高：多謝你啦。懷貞夫人。我真不知道要怎麼的感激你。

懷貞：這有什麼呢？我們是在患難中的志趣相同的朋友啦。（自錫壺中倒了一杯開水遞與

高）你請噓杯開水暖和暖和一下吧。

高：多謝你。（杯接在手呷之。）

懷貞：你今天怎麼回來得這樣遲呢？

高：因爲要趕工。十二月看看就要到了。徐福奉到命令，要他們在十二月初六便要動身。可

是那六千的童男童女的音樂，還沒有練好。因此我們就增加了練習的時間。

懷貞：高先生，你太辛苦了。你的身子已經不比從前。你不是說：你昨天清早又咯了一口血嗎？

高：唉，不過，今天好在沒有咯了。

懷貞：熱度呢？現在是不是還在發燒？

高：好像有一點。

懷貞：（以手撫其額）是的啦，是有點微燒啦。你這恐怕要吃點藥才行吧？

高：不，不要緊的，我們有吐血症的人，這樣的燒是習慣了的。有得這麼一點燒，反而覺得

溫暖一點。

懷貞：（將杯子接去，置於桌上，打算掛筑於壁）這筑可以掛好了吧？

高：不，請不要掛，我回頭就要用。

懷貞：好的，你還要擊它嗎？

高：（含笑）是的，並且回頭還有別的用處，還得請你幫忙呢。

懷貞：我是不會擊筑的，怎麼幫忙呢？

高：我不是想請你擊筑啦。

懷貞：只要我做得到的事情，我總是要盡力的啦。不過我看你還是早休息的好吧？有什麼事體明天做的好吧？

高：不，我這事體等不到明天了。（略頓）剛才我在徐福那裏接到通知，他們告訴說：明天清早皇帝要賞雪，又要我去擊筑啦。這通知還在我懷裏，請你再給我唸一遍看看吧。

（自懷中取出一木牘授貞。）

懷貞：（接受木牘）好的。（唸出）「飭高漸離。奉詔：今日初雪，皇帝陛下決於明晨，駕臨便殿賞雪。着高漸離前擊筑。此飭。中車府令趙高。」——的確要叫你去的啦。他近來爲什麼這樣頻繁的叫你去呢？

高：他是很喜歡聽音樂的，加以我近來擊的筑比從前更好了。我自己都感覺着。

懷貞：（任意將木牘置於桌上，取衣物於手，就座縫紉）以前我只聽過你一次，我倒辨不出，我覺得是一樣的好啦。

高：不，我的確是有進步，而且進步得很猛。（頓）我從前所達不到的境地，現在是達到了。我一擊起筑來，我自己就好像融化了一樣。我自己就好像是音樂的本身，音樂和我，打成了一片。我隨着竹尺的上下，音波的抑揚，我和大宇宙的生命完全化爲了一

體。我從前有過一種想法。我以為大宇宙的生命就是音樂。它是無差別的、無形相的，無內外的，一片生動的流，然而又是極有條理，極有秩序，極有抑揚頓挫的，和諧的海。——不，不是從海外面看的海，是從海內面看的海啦。我不是在一切的外邊，我是在一切的內邊。這境地，從前我盡力的追求，總追求不到。現在呢？我無心追求，卻自然而然的顯現。啊，那裏有光，是一片的光明，沒有絲毫的黑暗，沒有絲毫的污穢，沒有絲毫的醜惡。那裏有溫暖，有一片的清涼，沒有絲毫的灼熱，沒有絲毫的焦燥，也沒有絲毫的寒冷。那裏是關切幼兒的慈母的心，慈母的家，慈母的智慧。（略略有些激昂，起立而向空中指示）啊，真真的，那就是愛，那就是天地的心，那就是人的本性！

懷貞：（亦起立而授之以竹杖，並加以扶持）……。

高：懷貞夫人，你相信我的這些話嗎？

懷貞：我相信，我覺得也很能了解。

高：是的，凡是做過母親的人，我相信是最能够了解的。那是一片純真的至誠。沒有絲毫的我見，沒有絲毫的打算，沒有絲毫的狹雜的念頭，只是一片純真的，純真的，慈惠的心。啊，那是多麼的美好，多麼的真切，多麼的空靈呀！那是春天的和風，那是秋天的

明月，那是人間的甘露，那是母親胸脯上的奶！啊，母親，母親，無限大的，無量壽的，無形像的，宇宙母親！

懷貞：（亦將兩眼閉着，向空漠中作深切的玩味。）

高：我好像一個幼兒陶醉在母親的懷裏，我和母親，我和宇宙，我和宇宙的生命，打成了一片。（沉默有間）懷貞夫人，你不會以爲我這些話是有點唐突吧？

懷貞：不，我覺得你這番話是最自然，也最深刻。

高：那我真感激你。我現在很願意爲你打一曲，我要奉獻給你，也奉獻死了的季哥和黃媪。

懷貞：那很好的，我很願意聽啦。（將筑取來）我看你坐在床上彈奏的好吧。

高：好的，坐在床上也很好。（杖行至床前，脫履，跌坐於床上，受筑。並調喉嚨。）

懷貞：（移一椅至床前，就坐。）你是打算要唱歌的嗎？

高：是的，我剛才在路上走着，一面走，一面做了一首歌，我把調子也做好了。這個調子恐怕要算是我生平最得意之作。

懷貞：那好極了，我一定要給你記錄下來。你是不是還得嗑杯開水呢？

高：好的，那就再多謝你一杯吧。

（懷貞復傾開水一杯受之，高呷水潤喉畢，復遞還。貞置諸桌上。）

懷貞：你等我一下，我須得把鉛筆找來，替你記錄啦。

高：不，懷貞夫人，你回頭記錄好了。現在只請你賞鑒賞鑒。

懷貞：好的，那我是太幸福了。（復坐於椅上。）

高：（調攝停妥之後，開始擊筑，繼之以歌。）

白渠水，何清鄰，

秋風吹槐槐葉落，

又何人，掃爲薪？

槐葉盡，秋風停，

往日歌聲無尋處，

春來時，草又生。

燕子回，蟬聲起，

蟬蛻衣影槐樹根，

又何人，拾將去？

槐樹老，其情哀，

茫茫天地一枯骸，

慈母心，未可灰。

赤子淚，慈母心，

縱隨槐葉化爲塵，

空明裏，有清音。

（歌畢，筑音猶有尾聲。高已淚流界面。懷貞夫人亦掩泣不可仰。俄而筑音止息。高置筑於床，出手巾拭淚。）

懷貞：（抬起頭來）高先生，我看你今天晚上特別的悲哀，你心裏另外還想着什麼事情的吧？

高：我不是悲哀，我實在是高興，我高興我的藝術是進步了，我高興我得到了更多的接近皇帝的機會。

懷貞：（略詫異）你能更多接近他，你會更高興的嗎？

高：是的，我很高興。他也很喜歡聽我的擊筑。前些次我和他的距離是有一定的，他只遠遠的聽，遠遠的聽，近兩次，我覺得他愈聽愈入神，愈聽愈接近，有時候甚至於連他的呼吸我都聽着了。

懷貞：你就因為這樣高興的嗎？

高：懷貞夫人，請你不要誤會，你以為我是受寵若驚？

懷貞：我相信你不是那樣的人啦，先生。

高：我多謝你，我自己也相信還不至於落到那步田地。

懷貞：那你是為什麼高興的呢？

高：我高興我的時機到了。

懷貞：（有所悟）你是打算要……？（急改口）可是你什麼工具都沒有啦。

高：（急制止之）沒作聲，外邊有人來了。

（後側門上有叩門聲。）

懷貞：（起去開門）誰呀？

徐福：（聲）我是徐福。

懷貞：請進來吧。

（徐福入場。）

徐：（一面脫着外幘），外邊的雪愈下愈大，你們這裏真暖和，簡直是如登春台了。

懷貞：（指床前坐椅，肅徐就座）徐先生你請坐。

徐：多謝你啦，懷貞夫人。（就座）高先生，真對不住，又來操擾你，你怕打算睡了吧？

高：不，我還有一會。

懷貞：（倒開水一盅授徐）請嗑杯湯水。

徐：（受之）謝謝。

（懷貞退坐於爐之左畔縫紙。）

高：徐先生，你有什麼事體見教嗎？

徐：是的，小小有一件事要同你商量。剛才我們接到中車府一道飭令，要我們明天要派些童

男童女去參加賞雪會，有些歌舞的節目，須得和你商量一下。（自懷中取出木牘）這飭令的原文我唸給你聽吧。「飭方士徐福。今日初雪，明晨皇帝陛下駕臨便殿觀賞，除已分飭高漸離御前擊筑之外，茲復奉詔，令該方士徐福就童男童女中選最優秀者各六人，呈獻歌舞，以供御覽，並資考核。急切勿誤。中車府令趙高。」（讀罷復收入懷內）我就專爲這件事體來請教你啦。

高：關於人選，你是可以自己決定的。關於歌舞的節目，我看你們可以唱「琅邪台」第六章，其次是跳蓬萊舞，大約有得這兩個節目也就可以敷衍過去。假使不够，臨場還可以決定的啦。

徐：是的，你這個意見很好。誰都知道，皇上所專門要聽的是你擊筑，童男童女的玩藝兒不過陪場罷了。與其說是獻技，實在是考核居多。高先生，你明天打算演一個什麼拿手的節目呢？

高：我嗎？我打算演一個驚天動地之曲。

徐：哦，你這是新編的曲子？

高：是啦，是我自己新編的。我是用我的生命，用我的全部心血來編的，我相信一定可以傳

請萬世而不朽的啦。

徐：那可恭賀你，我們明天一定要拜聽的啦。

高：不過明天是不是能够演得出，也還沒有一定。因為我沒有十分編好，今晚還得趕一番夜工啦。

徐：你編曲子是很快的啦，那是不成問題的。本來我可不必再攪擾你，此刻就可以走，但我有幾句話想同懷貞夫人談談。因為我也難得來，而且不久又要走了，這個機會是不好錯過的。

高：請你不要顧慮着我，真實此刻我也想多聽聽朋友的話，假使你的話我是可以聽的，我要請你允許我就在我這房間裏談啦。

徐：你當然是可以聽的啦。而且這話也只好在這兒講，在別的地方我也不敢亂講的。（回顧懷貞）我還要請求，把門戶關嚴一下。

懷貞：（起身將左後二門上鍵）徐先生，請你到這邊來講吧。（自歸原位。）

徐：（起行至爐畔，與懷貞相向坐，）你們這個地方實在是舒服。這原是中車府令住的地方，你們是知道的吧？

懷貞：知道的啦。

高：（將筑檢順，將身子睡下）對不住，我要躺着聽你們談話。

徐：那是用不着客氣的啦。（回顧懷貞）這房裏我以前來過三次，都是在兩個月以前了。第一次是中車府令召見我，說皇帝陛下準備召見，要我準備。第二次是三天後的晚上我來催問他，關於召見的事體。第三次就是那第二天的清早爲令姐的事情，和你們一道受審詢的時候了。令姐懷清夫人，究竟是爲什麼死的？你們知不知道？

懷貞：絲毫也不知道啦。

徐：哼，說來也真是氣人，而且恐怕誰也不太相信。

懷貞：究竟是怎麼樣的呢？

徐：知道這件事的底細的，除中車府令外，就只有我了。因此，這可以說是絕對的祕密。

懷貞：是中車府令害了我姐姐的嗎？

徐：不，不是，你聽我慢慢地對你講吧。對不住，我想再噓一杯開水啦。（自取杯斟水而飲）

懷貞：簡慢你得很啦。

徐：自己人無須客氣，客氣倒反而使我受拘束了。（把喉嚨清理了一遍。）唉，就是那第二

次來見中車府令的那晚上。我來的時候，十八皇子胡亥在這兒和府令擲色子。我和府令談了不一會的話，一位小宦者匆匆忙忙的跑來報告，說是皇上私自從這後園裏來了。我一時着了慌，找不着出路，是府令指點我，要我就在這內室裏去躲避一下。（向右室指示）這右室現在怕是你住吧？

懷貞：是的，我住在裏面，高先生住在這外面。

徐：我就照着他的指示，進內室裏去躲，還把他們擲色子的工具一道抱進去的。我聽見府令在這外邊替十八皇子講韓非子，回頭又聽見秦始皇帝果然來了。來了不一會又聽見他命令隨來的宦官把十八皇子先帶走。唉，就在那十八皇子被帶走之後那一刻時會了。秦始皇帝對中車府令說出一套神不知鬼不曉的陰謀。（又將水呷了一兩口。）

高：（此時將上半身由床上挺起來，留心諦聽。）下文是怎麼樣？

徐：你等我慢慢的說吧？（又把喉嚨清理了一遍）我是聽得清清楚楚的。我聽見皇上說：我只曉得懷清夫人有錢，沒想出懷清夫人竟有那樣的美貌。但是自己當天見了她一面後，除希望她多多出錢以捐輸於官家之外，還另外起了一種念頭。而且還希望中車府令就在當天晚上設法。中車府令便說：明天反正要請她去登琅邪台，就此藉口請她到這兒來過

夜，皇上到了時候，親自去請求她，便會萬無一失。——這便是我所知道祕密的全部。令姐究竟是爲什麼事體死的，大約可以不言而喻了吧。

懷貞：（憤恨地）真是沒想到竟這樣的險惡！

高：第二天審判的時候，一大篇忠孝節義的文章真是堂皇啦。

徐：滿嘴的忠孝節義，滿腹的驕奢淫佚，這原是秦皇的拿手好戲。

懷貞：那你爲什麼還要爲他去採仙藥，還要使幾千人的童男童女爲他作犧牲！

徐：哎，懷貞夫人，你這樣聰明的人怎麼還不知道我們的用意呢？我們過着亡國奴的生活，實在是呆不住，活不下去了。你以爲真正有什麼仙藥嗎？我不過作爲口實，想帶一批年青人去逃難罷了。我們要到海外去找自由的地方，那裏是去找仙藥喲。

高：（驚異地）哦，徐先生，連我都沒有想到，你竟有這樣的打算。

徐：這如今的人差不多都是兩個面孔啦。你想要表裏如一的話，那你在世間上就立不住。現今有好多在談醫藥，講卜筮，誇大陰陽五行，假託黃農堯舜，其實都是有苦說不出的。

懷貞：那嗎，夏無且也和你所說的一樣？

徐：（笑）啊哈哈哈哈哈，對孃，夏無且也是有苦說不出啦。

高：（亦笑）哼哼，那傢伙近來也受了你們的感化啦。拚命的在那兒煉丹，把這琅邪城的鉛條都收買乾淨了。

懷貞：你們這批方士先生們近來也鬧得够有勁了。甚麼韓終，候公，盧生，石生，開口便是神仙，閉口就是不死，我不知道你們究竟什麼時候死呢。

徐：我們嗎？嚇，眞真是永遠不會死的。世間上有野心家存在的一天，也就有我們存在的一天。你聽說過嗎？「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反過來也是眞理，便是大盜不止，聖人也不死啦。哈哈哈哈哈。我的話說得太多了，似乎是應該我走的時候了。（起身告辭）我祝你們晚安。（往衣架處着其外被。）

高：我們祝你晚安。

懷貞：（起送至後門側）再見。

徐：再見。（在外）哦，簡直成了一片銀世界了！

懷貞：（將門關好，回至高前）高先生，剛才我們的話被打斷了。你說你的時機到了，你要怎麼做？

高：（又將筑拿過手來）這就是我的武器啦。

懷貞：（微笑）啊，你這個武器，只能打得動別人的精神，卻打不動別人的身體。

高：不，懷貞夫人，我拿些鉛條回來是有意義的。

懷貞：（悟覺）哦，原來是那樣。你是打算把那鉛條來加在這上邊？

高：（領首）是的，所以我剛才說，要請你幫忙啦。

懷貞：那我真高興，我真高興。

高：不過，恐怕不僅只是加鉛條，還須得把你的生命也加上去啦。

懷貞：那是當然的。早就是有覺悟的。不管你是成功不成功，你總歸是死，我也總歸是死。

我已經和你共患難，我還能夠和你同生死，我真是高興，真是高興！（表示出由衷喜悅的神氣。）

高：啊，懷貞夫人，我真是感激你，你的精神是會永遠不朽的。

懷貞：那我倒要感激你呢。要是不朽的話，是我依附了你的驥尾。不過，這些客套話我們都

不要講吧，你趕快告訴我，鉛條該怎麼加法？明天清早就要用啦。

高：是的，我想把來加在下面竹心上，這樣別人便不會注意，筑也就加重了。不過究竟該怎

麼加法，還須得請你費心。

懷貞：等我拿鉛條來試試看。（進內室抱鉛條一大捆出。）這一大捆鉛條差不多有十斤重了。哦，我想到辦法了，我想整個兒在這筑下邊做一個布套子，兩頭用緊鬆帶拴好，中間盡量把鉛條裝進去，這是很好的辦法。

高：不錯，這辦法很好。我前幾天也想過好些回，我想用繩子來套，用木片來釘，覺得都沒有你這辦法好。木片釘，固然是好的，但我們沒有木匠師傅的家什，是沒有辦法的。

懷貞：（將鉛條置於床上）你拿筑給我試試吧。（受筑，以鉛條比量。）要三四根鉛條才可够得上一隻筑長呢。這有辦法，我把鉛條用線聯接起來，使得和筑一樣長，那就好使用了。說不定這鉛條還不够啦。

高：不夠的時候就曬些別的東西也好，總之，一切都要麻煩你啦。

懷貞：這有什麼，是我該做的事。

高：怕也要使你趕個夜工吧？

懷貞：不，我看費不到好多工夫便可以做好的。我要抱進我房間裏去做，這外邊說不定還會

有人來。

高：那很好的。

（懷貞先將筑抱進內室，其次再抱鉛條，再拿針帚。最後尙將外室略略整頓了一番。）

懷貞：先生，你不再嗑點開水吧？

高：不，我多謝你。

懷貞：那嗎，我進裏面去了。

高：請你方便。

（懷貞入內室。）

高漸離在床上危坐，不作聲息。俄頃先作擊筑姿勢，繼乃以兩手相并作打擊狀。如此者再三，乃下床，尋竹杖，在室中扶杖盤旋。時時以杖代筑，作打擊之練習。或擊床欄，或擊坐椅。臉上時發出清冷之微笑。

有間，左側門外有叩門聲。高卽前往開門。懷貞亦由內室露出頭面，見門已開復退回。小宦者持燈入。）

宦：有位方士商遺先生，到中車府來，請求見你，我現在把他引來了。

高：商遺先生？請進來坐吧。

宦：（回向門外）你請進來吧，商遺先生。

（商遣入門，乃即宋意之喬裝，與徐福相彷彿。

宦者將下。）

高：小朋友，謂你順便到夏無且先生那裏去一下，要他立刻派人爲我再送點鉛條來，因爲男童女們要用。

宦：這很容易啦。（下）

（宋即代爲關門，並鍵好。）

高：商遣先生，反而勞煩你了。請你烤烤火吧，雪很大啦！

宋：（脫去外氅，掛在架上，仍用僞聲。）多謝你。外邊的雪真是大得可觀，明年一定又是

豐年了。

高：商遣先生，你請坐啦。

宋：（估計宦者已去遠，進前握高手，用本聲）漸離，你真受苦了。

高：啊，你采意！你怎麼又到了這兒！？

宋：（扶高坐火爐右側）你也請坐，讓我慢慢講吧。（自就左側相向坐。）

懷貞聞聲自內室出。

懷貞：啊，宋意先生！你又化了裝啦！

宋：（起立迎之）不化裝，我那裏敢到這兒來呢？懷貞夫人，你也真是受苦了。

懷貞：（斟開水一杯授宋）並沒有受什麼苦，高先生倒苦煞了。你請嗑杯開水暖和暖和一下吧！

宋：（接杯）多謝你。（呷水。）

懷貞：我有一點事在手裏，我不敢奉陪。請你同高先生慢慢的細談吧。

宋：自己人，請不要關照。

懷貞：（告辭）那我就失禮了。（退入內室）

宋：高兄，你真是吃了大苦頭啦。我在泰山的時候就聽說你被遞解到這兒來了。而且也聽說

你遭了腐刑，矓了目。

高：真有趣得很，前回在宋子是你瞎着眼睛和我見面，這回又是我瞎着眼睛和你見面啦。

宋：可我那回是假的，你這卻是真的，很不方便吧？

高：不，現在是反而覺得更好了。開始瞎掉的時候，真是一切都成了黑暗，就好像被人投進了無底的深淵，現在倒好了，反而和黑暗世界絕了緣，眼前只看見一片的光明。

宋：你老是愛這樣神乎其神的說，眼睛看不見了，我想總得是不大方便的。

高：要說不方便呢？自然也有些。不過一習慣了，雖然沒有眼睛，卻好像周身四體都有眼睛。我的一切感覺都比以前更靈了。絲微有些風吹草動，我都可以看得見，甚至於連別人心裏所想的什麼，我都可以看得見。以前我聽不見的聲音，我聽得更精微。以前我嘗不到的味道，我嘗得更奧妙。有香氣的東西都比以前更香，細膩的東西都比以前更細膩。美的呢總比以前更美，醜的呢我是無心計較了。

宋：好啦，好啦，聽你這樣說來，你簡直是只好去感謝那使你瞎了眼睛的人了。

高：不過他並不是存心拿好處給我才使我眼睛瞎，他是存心拿苦處給我才使我眼睛瞎的。我瞎了眼睛得到好處，是我自己得到好處，並不是他給我。我只記着他給了我的苦頭，我並沒有意思要向他感謝。我自己吃苦沒有什麼，我最怕人家吃苦。這也是瞎了眼睛來的一種變化。我聽不得別人呻喚，尤其聽不得小孩子的哭聲，聽了就好像有針在刺我的心，使我心疼。別人身上的苦痛，別人心裏的悲哀，我比以前感覺得更加銳敏，更加深切，更加周到。因此我對於使別人痛苦，使別人悲哀的人，我也就恨得比以前更加深刻，更加執拗，更加普遍。我這些心境，我恐怕你是很難得體會的。

宋：（把兩眼閉了一下）你的意思真是深刻。經你這一說，我只要把眼睛閉着，似乎也就很

能够體會一樣嘞。

高：你是什麼時候到這兒的呢？

宋：今天才到。到了我就往中車府裏去打聽，我說，我很想看看你這樣稀奇的一個人，他們便把我送來了。

高：你真是犯險，萬一你是遇着夏無且的時候，不是立刻就把你認出來了嗎？

宋：我想就是夏無且見到我，也不一定就認得出。我是化了裝的，我比從前更胖了，而且（走至高前，把頭上道帽去掉，顯出一個只有稀疏幾根頭髮的禿頭。）你摩摩我這頭看吧，我的頭髮已經沒有幾根了。

高：（如囑撫摩之）哦，你這怎的？

宋：（退回原位，仍握帽於手中）我自從從宋子逃跑之後便跑到齊郡來，在泰山生了一次大病，火燒不退，水米不沾，整整病了我一個月。我又調養了一個多月，才漸漸的復了原，趕到了這兒來。就靠那一場大病，把我的頭髮通同給病脫了，而且我比從前也更胖了些。這是我自己就要假也假不出來的。

高：不過我總是替你担心。你所感覺不到的危險，我比你感覺得更要迫切。我近來的心境比

從前更透明得多了，看的東西也比從前看得更深更遠。我們以前做過的事體，我感覺得都是很淺薄。就拿我們的好朋友荆軻來說吧，我覺得他都是可惜了，被人糟踏了。本來他是有學問的人，偏偏被人家利用來作爲了刺客。假使燕太子丹能够拿兵給他帶，拿政治給他處理，我不相信燕國就一定會滅亡的。（沉默。若有所待。）

宋：（閉目沉思一會）你這個意思，我覺得也能够體會了。你的見解，比從前實在是深刻得多。

高：所以你假如是聽信我的話，我希望你把作風改變。

宋：（仍閉目沉思，有間，睜目凝視高），你的話我斷然是尊重的。只是我要請問你，究竟應該怎樣轉變法？

高：我希望你能够折節讀書，我希望你把這種奔走江湖的刺客生涯告一個結束。（略頓）用刺殺來解救困難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不僅不能夠解救困難，而且也不能夠成就刺殺。荆軻所不能做到的事體，我們斷難做到。但即使你做到了，你刺殺了一個人也解救不了天下人的苦難，說不定這苦難還要愈來愈深。所以我覺得這種生涯是沒有意思的。

宋：那嗎，你是要我隱遁起來做一位循規蹈矩的讀書人嗎？

高：不，我也不是這樣。我是希望你成爲更有作爲的一位志士。我看定，不出十五年之內天下一定要大亂。天下的人都成了奴隸，已經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了。但是大家還在忍耐，忍耐，還在等待，等待，人人都是有好生之德的，不到萬萬不得已的時候，不會挺而走險。所以大家都好像在天旱之中等待甘雨，至少也希望有得一點雲彩來把那炎炎的烈日遮蔽一下，然而太陽老是愈來愈猛，愈來愈暴，逼得什麼都乾枯了，只要誰點一把火，立刻便要大火燎原的。這光景，我看，不出十五年一定要爆發。（略頓）我希望你能够做得那樣一位點火的人，我更希望你能做到人人所仰望着的甘雨。

宋：漸離，你這似乎把我期待得過高了。假使荊軻還在的話，他一定值得受你這樣的期待，但我根本就是一個不學無術的粗人，我怎能受得你這樣的期待呢？

高：一個人固然不可以妄自尊大，然而也不可以妄自菲薄。我們即使做不到，但也要努力朝那個方向走。自己做不到，也要幫助別人做到。所謂成功不必在我啦。荊軻雖然死了，我想世間上一定還有荊軻那樣的人。我們假如發現了那樣的人，就須得幫助那樣的人成事。最要緊的還是要和一般的老百姓們打成一片，要曉得老百姓們的甘苦，要能够替他們想辦法。（突然驚覺）唔，你聽，有什麼人來了！

宋：（傾聽）我沒有聽見什麼。

高：不，人很多，腳步的聲音很多！是向着我們這裏來的。

（懷貞亦走出傾聽，聲音漸近，直至左側門外，門上有急湊的敲門聲。懷貞前往爲之開門，夏無且率領衛士數人衝入。在室中佇立，凝視宋意。宋與高均起立。）

夏：（指宋）你這位就是新來的方士商遺先生嗎？

宋：（極力鎮靜，用假聲）是，我是商遺。

夏：你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宋：我是從泰山來的。

夏：你是高漸離的朋友嗎？

宋：不，不是，我覺得他這人很稀奇，我是來看他的。

夏：（遲疑了一會）唔，算是我把你誤會了。我還疑心，以爲你就是宋意。大凡作鬼的人就連改假名字都有時候要露馬脚的。商遺，宋意聲音很相近啦。我也問了問你的身裁。看來的確是我誤會了，宋意沒有你這樣胖，也不像你這樣禿頭啦。對不住，吵擾了你們。（同向高）不過你要的鉛條我給你帶來啦。高漸離！（自衛士之一手中取鉛條一束授

之。

高：（接受着）多謝你啦。

夏：不必多謝啦，這東西我很多，將來你要多少，我都可以給你。希望你多編些曲子啦。

高：謝謝你。

夏：好，對不住，我們吵擾了。（揮衛士）我們轉去！

（衛士及夏均下。懷貞又將門鍵上。）

懷貞：（至高前）把鉛條給我吧。（接過鉛條，返入內室。）

宋：（瞠目結舌者有間）好了，漸離，我決定尊從你的意思，我要澈底的改變作風了。不過我還希望你給我一些具體的辦法。

高：辦法是從實際上生出來的，要做就有辦法，就譬如路是人走出來的，要走就有路的一樣，我現在空空洞洞的也說不出什麼辦法出來啦。不過據我所能想到的我可以貢獻你一點意見。你應該研究一下兵法，孫臏吳起，司馬穰苴，信陵君，他們的兵法書，你非讀不可，你應該讀儒家和法家的書，特別是荀卿和韓非的書，我看你是非讀不可。此外我希望你能够到汴東去，那兒楚國的遺民很多，楚國和秦國的仇恨最深，秦國的勢力也

有點鞭長不及，將來天下大亂的時候，一定是從那兒起頭。這一點也是我瞎了眼睛以來兩個月裏面的最有把握的觀察，你假如肯採納的話，我看是會有好處的。

宋：我絕對照着你這個意思辦，我要從新做一個人。你呢？你究竟打算怎麼樣呢？

高：我嗎？我是沒中用了。

宋：怎麼的？你怎麼這樣的頹廢？

高：我是癩了的人，眼睛瞎着也不能夠做應付外界的事。而且我告訴你，我昨天又開始在咳血了，我現也是在發燒的。

宋：（撫其額）哦，真是在發燒，我不應該讓你說了這麼多的話。

高：不要緊的，你來，我實在很高興，我又算了了我一樁事。我們分道揚鑣好了，你去開闢未來，我來承繼既往。就是懷貞夫人我也替她考慮過。她的面容是已經毀壞了，無論走到什麼地方都容易被人發現，因而我看她也只好和我一樣走着以往的路了。

宋：好的，我一定要尊照你的意思辦，我一定要從新做一個人。我告訴你：我打算稍微改一改我的名字了。我想把我的名字改成「宋義」，道義的義啦。十五年之後假使有這個名字傳到你的耳朵裏來，請你高興吧，那就是你的一位朋友替你實現了你的意志了。

高：（不覺潸然）我真高興，我真愉快，我是用不着等到十五年之後的啦。宋意，你還記得我們在宋子城外相會時的情景嗎？

宋：我怎麼不記得？那大槐樹下的酒家，那白渠河畔的幽雅，那夏無日的詭詐，還有那位小竇竇的天真，那位老婆婆的多話……我怎麼會不記得？

高：就是那位天真的小兄弟，那位多話的老婆婆。在你走了之後，他們爲要保護我，保護懷貞夫人，都被夏無日嗾使着衛兵們把他們活活攔死了。

宋：啊，他們是被攔死了嗎？我要替他們報仇！我一定要替他們報仇！

高：希望你能做到啦。同時，替荆軻，替懷貞夫人，替天下的蒼生，替我這個腐了的人。

宋：我一定要做到，一定要做到。我不想再多擾你了，請你安心的靜養。我就在今天晚上我要冒着大雪遠走江東。（着帽，向衣架取外氅，披上。）

高：好的，我也不想久留你了。我希望你千萬的保重。（拱手）

宋：（亦拱手答禮。）保重，保重。（向左側門走去。）

懷貞：（自內室出）宋先生，你就要走了嗎？

宋：（回顧）我走了，我要連夜的離開這兒。

懷貞：真真是希望你千萬的保重啦。（送宋至門次。）

宋：多謝你，我是永遠不會忘記你們的。（行至門次，復回顧高漸離，高立室中，凝目注視

宋下。）

懷貞：（倚門而立者有間，室外有打三更之聲，回身將門關閉，至高前。）先生，已經打三

更了，我看你可以休息了吧，我的針黹也只要幾刻工夫就會做好的，請你放心啦。

高：多謝你，我的確也有些疲倦了，就請讓我先睡吧。

懷貞：那樣很好，你使我也放心。（扶高至床，幫助解脫衣履，讓其睡好，並將被褥爲之蓋

上。）

高：（連說）對不住，對不住。

懷貞：沒有什麼的，請你平安的休息。（在四處略作收拾之後，將室中燈亮全滅。）

（幕下）

此页缺页

此页缺页

此页缺页

琅邪行在之便殿。右手設御座，矮而博大，在二三層之壇站上，比平地高可尺許。正面右半有欄杆，欄杆下一段堦墀供人坐息。欄杆上有簾幕垂罩，可透視。左半再退後數尺，形成進出口之月台，月台正面亦有欄杆，左右均有堦段通外部，前面亦有堦段通便殿。此入殿處左右兩側均有帷。帷幕欄柱等色彩可以任意配合，惟須表示其堂皇富麗。背幕一片雪景。正中處有庭燎，地爐四方，中燃炭火。幕開，高漸離坐右手欄杆下，靠舞台正中處，膝上置筑。徐福與趙高從月台左側走出。後跟童男童女各三人

徐：府令公，那六個人的蓬萊舞，你看還很滿意吧。

趙：（故意接近其耳畔發言）舞還差不多，只是歌唱得不大高妙。

徐：時間太短了一點啦，才兩個多點月啦。練習得不大够。最近的一個月還虧得高漸離先生幫忙啦。

趙：（如前）不過馬虎一點也不要緊，皇上並不注意你們的歌舞，皇上是喜歡聽高先生的擊

筑的。

徐：那我們是知道的，就因為是這樣所以才敢拿出來獻醜。不然的話，我們那裏敢呢？

趙：（嫌其嘮叨，不作理會指揮六人）你們通同坐在這一邊（指左側），可分成兩排，女前男後。（俟男女如囑就位後，行至高前。）高先生：你是準備好了嗎？

高：已經準備好了。

趙：那嗎，我就去稟告了。（向徐如前）徐先生，這兒沒有你的席位，我看你還是下去等着，等皇上要召見你的時候，你再上來。

徐：（鞠躬）是是是。

（趙步上月台，由右階下。徐隨其後，由月台左階下。

俄而趙高復持節由右階上，立月台正中，向外將節一揮，鐘鼓齊鳴，高漸離及童男童女六人將頭埋下，匍匐於席。

有衛士六人先由月台右階昇上，均步過月台，向左階而下。

始皇帝着冕旒袞服，由月台右階上，趙高屈一膝跪迎。胡亥，蒙毅，李斯，相繼而上。其後復有衛士數人，即竚立於欄外。

始皇在入口處睥睨一番，推胡亥入殿，登就御座。胡亥坐其膝間，蒙毅立於其後，李斯坐高漸離之側。趙高執節仍立於月台上，將節一揮，鐘鼓停止。）

始皇：（指童男女六人，向趙高）那就是徐福的童男童女嗎？

趙：（側身鞠躬）是的，陛下。這是一隊唱歌的，還有一隊跳舞的隨後入場。

始皇：他們準備唱什麼歌。

趙：打算先唱廷尉的「琅邪台刻詞」第六章，配上蓬萊舞。另外也還準備有一些節目，要請陛下的興趣怎樣，再請定奪。

始皇：那嗎，就叫他們先唱琅邪台，跳蓬萊舞吧。

趙：是。（又將節揮動，鐘鼓之樂復起）。

童男女六人：（合唱）

「六合之內 皇帝之土

西涉流沙 南盡北戶

東有東海 北過大夏

人迹所至 無不臣者

功蓋五帝 澤及牛馬

莫不受德 各安其字」

（同歌返復歌唱三遍。）

（歌第二遍將開始時，童男童女另六人，頭戴馬牛羊豕兔鹿之白色面具，身亦均着白衣，應鑼鼓之節奏與歌聲，由月台左階跳舞而出，至始皇前作敬禮之態，繞庭燎而舞。舞至第二遍歌將畢，復由原路跳舞而下。）

歌第三遍畢。趙高再將節向外一揮，鐘鼓之樂復止。）

始皇：這跳舞未免太孩子氣了。（向胡亥）阿亥，只有你看了怕是很高興的。

胡亥：不，我也不喜歡這種孩子氣的東西。我和爸爸一樣，我喜歡聽高漸離擊筑。

始皇：你這孩子真像我，我真喜歡你。你是不是感覺得歌也太古板了一點？

胡亥：是啦，那種古古板板的東西，是只好刻在石頭上，不好唱在口頭上的啦。

始皇：（大悅）這孩子簡直是絕頂的聰明。（回顧李斯）廷尉，你覺得他對於你的批評是很

恰當吧？

李：（虔敬地）十八皇子真是聰明天縱，他的批評是萬分恰當的。

始皇：順便我也想把你這詩批評一下。你這是四字一句，兩句一韻的老調子，和本朝以六紀數的精神有點違背啦。

李：（更虔敬地）那是十分惶恐。微臣做這「琅邪台刻辭」的時候，本是把以六紀數的精神提醒着的，所以全體是分爲六章，每章是二十四句。四六二十四，是含有尊六的精神在裏面。所以對於四字一句，兩句一韻的這一點，便不免從權地採用了舊法。

始皇：不過我看你的「泰山刻辭」要更合法一點。我記得你那是四字一句，三句一韻，三四一十二，二六一十二，這就是以六紀數的意思了。你那全辭是多少句啦。

李：三十六句。

始皇：六六三十六，也是以六紀數啦。所以以後你再做這樣東西的時候，你還是照「泰山刻辭」的辦法，四字一句，三句一韻，要妥當一點。

李：是是，我一定要遵守着意旨。

始皇：能够率性來他個六字一句，那毛病也就會更加少得多了。

李：是是，只是六字句的東西，做起來恐怕更難得條暢啦。

始皇：那也由你們去斟酌斟酌好了，這樣的話今天可不用多說了。（向趙高）阿高，我看，這

童男女的歌難可以不必再要了。我還是要聽高漸離擊筑，你可以叫這一批小孩子下去。

趙：是。（下階，向童男女）你們可以由原路而下。（授節於其爲首者一人。）

（童男女向始皇叩頭後，魚貫登上月台，由左階下。）

趙卽就童男女所坐處而坐。）

始皇：高漸離，聽說你最拿手的曲子是「荆軻刺秦」，我今天要請你替我打這一曲。

高：這個曲子在陛下面前打出，恐怕有點冒昧吧。而且……

始皇：你說「冒昧」，是顧慮着荆軻所謀刺的就是我的意思嗎？

高：我是不能不有這樣的顧慮。

始皇：這是多餘的。其實像荆軻這樣的忠臣烈士，我倒是欽佩他的，他爲其主盡忠，爲其事效命，在我的一些臣民裏面也正希望有這樣的人啦。所以我今後對於荆軻，倒打算要表彰他的。我同時還要表彰豫讓，要離，聶政，這些都是大忠大義的人啦。我是絲毫也不感覺着在我面前唱「荆軻刺秦」會有什麼冒昧。你不要顧慮，你儘可以唱啦。

高：不過，我聽說，內容和事實有點不大相同。

始皇：外邊所傳說的情形，究竟是怎樣的？

高：當初我們在燕國所聽到的是說：荆軻在陛下面前，把圖繪完的時候，便現出了匕首。於是荆軻右手執着陛下的衣袖，左手拿着匕首便要刺進陛下的胸膛。

始皇：是的，他那時候的確是左手拿的匕首，因為匕首卷在地圖裏，把地圖展開完，匕首自然就會落到左手的。

高：但是夏無且告訴我，說是左手執陛下之袖，右手執的匕首。

始皇：那是他的錯誤。還有什麼不同嗎？

高：還有就是正當那樣的時候，陛下便對荆軻說：今天的事情是你得到勝利，不過在死之前很希望聽一次琴聲，讓我一面聽着琴聲一面死去。

始皇：（微微閉目而點頭）唔，是啦，我是最喜歡聽音樂的啦。

高：於是荆軻也就依從了陛下的話，便有彈琴的女子被召上殿來，那女子一面鼓琴，一面就唱。唱的歌詞是：「羅縠單衣，可裂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陛下聽了這歌詞，便把衣袖奮斷，跳過了背面的屏風，把長劍轉到背後，也就一下拔出來了。

始皇：（連連點頭）唔，是的，是的，我那時的確是有那樣的從容，也的確是有那樣的機敏，

被你這樣一提起，真真是一首很好的詩啦。在我自己當時竟不覺得。

高：不過夏無且告訴我：這些都是事實上所沒有的。

始皇：唔？他是那樣的說？

高：他說：那是怎樣千鈞一髮的時候，荆軻即使有那樣的從容，陛下那能會有那樣的從容？

始皇：唔？這東西簡直胡說，他竟敢于誹謗我，他還說過什麼沒有？

高：他說：我們所傳的，荆軻見陛下的長劍拔出了，情急勢迫，便只好把匕首向陛下投擲，

把陛下的耳朵割掉了，也是不實在的。

始皇：這還不實在？我的左邊的耳朵明明是沒有的，你是看見過的啦。

高：是的，我記得陛下的左耳似乎有點殘缺。

始皇：殘缺？簡直是沒有啦。他假使是再投到左邊一點，投到我的面孔的當中，那我的命就

老早送掉了。他那來勢也真猛，他那力氣也真大，把我的耳朵擣掉了之後，打中在銅柱

上，還打得火星子濺啦。

高：但是，夏無且告訴我：這和事實也不相符。他說：荆軻的匕首是有名的徐夫人，而

且是用藥煮過的，假使傷了陛下，陛下怎麼還會不死？

始皇：唔，這東西真是瞎說。難道他就沒有想到，藥性久了是會走的嗎？他就沒有想到：我本是上帝的化身，任有怎樣的天災人患，都是有百神扶持的嗎？照他說我究竟是怎麼得救了的呢？

高：他說：就全靠他啦。

始皇：就全靠他？唔？

高：他說：荆軻繞着殿上銅柱追逐陛下，陛下的劍太長了，怎麼也拔不出來。殿上的羣臣手無寸鐵，殿下的衛士沒有命令，不敢動。陛下只是在銅柱間逃來逃去的逃命。

始皇：他把我說得那樣可憐，哼！

高：那時候就全虧了他——

始皇：唔，全虧了他！怎樣全虧了他？

高：全虧了他把所佩的藥囊解下，向荆軻打去，打中了荆軻的面孔。荆軻的勢子受了挫折，陛下才喘得了一口氣。同時也有人關照陛下，把劍轉過背後拔，陛下照那樣做了，也才把劍拔了出來，把荆軻的左腿砍斷了。

始皇：哼，這個東西！照他說來，我是完全被他救了的啦。他那天何曾投過藥囊？我記得他

似乎根本就沒有在殿上。（向李斯）廷尉，是不是這樣，你應該記得。

李：是，他那天似乎是不在。

趙：（插口）不，他的確是不在。陛下當時沒有生病，怎麼會有侍醫在殿上呢？

始皇：對啦，你的記性最好，一點也不錯。這夏無且簡直是該殺，他怎麼這樣的破壞我！我回頭一定要加以追究，我是絕對不服輸這一口氣的。好，高漸離！你一定要把「荆軻刺秦」唱給我聽。你要曉得，荆軻是英雄。我也是英雄。我們是英雄惜英雄、猩猩惜猩猩的，絲毫也不會有什麼「冒昧」。即使你那歌詞裏面有什麼傷負我的話，也是人各爲其主，我當時也還並沒有做你的主子啦。不要緊的，你儘管放膽的唱。

高：陛下一定要聽，那我就只好冒昧了。（調筑，先鼓出一段前奏。高：繼乃隨鼓隨歌。將其犯忌之字句略加改易。）

始皇：（於鼓前奏曲時傾耳靜聽，唯至聞歌聲，即起身將位讓於胡亥，徙倚下壇，應着節奏作種種姿態。）

荆軻慷慨別燕丹，

歌聲變徵入雲端。

送者人皆白衣冠，

將軍首級血未乾。

將軍者誰於期樊，
西入咸陽叩秦關，

督亢地圖封在函。
屠龍使者下龍潭。

「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秦王宮殿何森嚴，
舞陽色變不敢前，

執戟郎中數且干。
荆軻談笑秦王歡。

秦王教取地圖看，
衣袖被執遁無緣，

披圖圖窮匕首見。
性命已在瞬息間。

「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始皇在此驚腔。）

秦王至此殊坦然，
欲召姬人鼓琴絃，

笑向壯士求一言，
聽琴而死死亦甘。

姬人鼓琴歌聲亂，

可裂而絕羅縠單。

可超而越屏風淺，

可負而拔鹿盧劍。

「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殿上人均同聲合唱。）

秦王奮袖袖乃斷，

超越屏風負長劍。

荆軻逐王銅柱間，

擲以七首傷耳畔。

中入銅柱火星濺，

手無寸鐵遭劍斫。

天地爲之色慘淡，

曠日當空白虹貫。

「風蕭蕭兮易水寒，
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殿上殿下均同聲合唱。）

（歌畢，尙奏尾聲。始皇已忘乎其形，愈搖動其身體，愈向高漸離身旁走去。筑聲劃然中止。）

始皇：打得好，打得好，打得真好！

高：（突舉筑頭向始皇打去）我還要打得更好。（未中，率性起立，連番打去，打一下，叫一聲。）打你這個暴君！（打）打你這個惡鬼！（打）打你這個吃人的混世魔王！（每次均落空。）

始皇：（被打，初頗着急，繼反出以戲弄，最後竟笑出）啊哈哈哈哈哈，簡直是瞎了眼睛的撲燈蛾！你們把他捉着！

（李斯趙高各挽勒高之一臂，蒙毅奪其筑，胡亥已遁藏於椅後，至此始爬出。）

蒙：陛下，他這筑裏面藏得有重的東西！

始皇：給他扯開來看！

蒙：（扯去布套，鉛條落下，）通是一些鉛條！

始皇：哼，這不知死活的東西！公然蓄謀圖刺！是誰幫助你攪的？

高：一切都是我一個人的所作所爲。

始皇：哼，你是個瞎子，你那裏能做得這樣的布套？一定有入通謀，你說，你說！

高：要說有人和我通謀的話，如今天下的人都和我通謀，天下的人都願殺你這個暴君，殺你這個魔鬼，殺你這個吃人的……

始皇：把他的嘴給他勒着！

蒙：（即以筑之布套勒其口。）……

李：陛下，我看和他同住的那個女的，一定是和他通謀的。

始皇：唔，把她捉來！

蒙：（向欄外衛士）她就在殿下邊，就是高漸離的引路人。你們走兩個人去，趕快把他捉來。

始皇：同時也叫他們走兩個人去逮捕夏無且！

蒙：逮捕夏無且！

（窗外衛士四人應聲下。）

始皇：（憤憤然走上御坐）不知死活的東西，簡直是撲燈蛾！我是上帝的化身，我是開天闢地以來中國的第一個人。我有百神扶持，羣星保佑，陰陽五行不能侵犯我的身體，天地四方不能籠罩我的偉大。六國諸侯，猛將如雲，謀臣如雨，都把我無可奈何，都被我一剷除乾淨了。你個半死的病癆鬼，沒眼睛沒腎子的渾虫！你公然會發瘋，你公然會做夢，幾根鉛條，半邊竹子，你就想要把我打死，你簡直是以螳臂當車哼！

（衛士二人自月台左階擁懷貞夫人入。）

士一：通謀的奸婦捉到了。

始皇：就讓她站在那兒！（向蒙毅）蒙毅，你去審問她。

蒙：（上前，仍抱筑及若干鉛條在手）我問你：這筑裏面的鉛條，你是什麼時候替高漸離裝進去的？

懷貞：我昨天晚上。

蒙：你們打算做什麼？

懷貞：打算報仇，打算爲民除害。

蒙：是誰叫你們這樣做的？

懷貞：是普天下的人，是普天下受苦難受奴役的人。

始皇：（插口）這鬼東西，簡直一片胡說！你問她，那鉛條究竟是什麼地方來的？

（衛士二人擁夏無且由左側幕後轉出。入場之後，夏即匍匐於地。）

夏：叩見皇帝陛下。

始皇：（即遷怒於夏）你這不知死活的東西，我待你還要怎樣的深仁厚澤，你公然同奸賊們串通在一起，對我加以誹謗，你知你的罪過嗎？

夏：（叩頭）微臣死罪，但我實在並沒有同任何奸賊串通着，誹謗過陛下。

始皇：哼，你還想胡賴，一切人證都擺在當前，你要賴也賴不了。你等我把他們的口供問清楚了，再來懲治你。（向蒙毅）蒙毅，你繼續問下去！你問她：那些鉛條究竟是從什麼地方得來的？

蒙：（向懷貞）你說：你是從什麼地方得來了那些鉛條？

懷貞：你們問那些鉛條嗎？（露出笑容）都是從夏無且那里得來的。

始皇：（驚異）什麼？都是從夏無且那里得來的？

懷貞：是啦，昨天晚上他還親自送了一批鉛條來啦。

始皇：什麼？（向蒙毅）蒙毅，你要嚴究她，這話有什麼證據！？

蒙：你不得任意誣罔！你究竟有什麼證據！？

懷貞：證據嗎？（回望殿上下之衛士，最後顧指擁夏入場之衛士之一）他就是見證！就是從他的手裏由夏無且親自點交的。

始皇：（指該衛士，衛士即屈一膝跪地）唔，你這個奴才，是有這回事嗎？

衛士：是，陛下，確實是這樣。

始皇：（大怒，以拳頭擊椅靠）簡直是造反了！（復指衛士）你再說，你再詳細的說！

衛士：昨晚在將近三更的時候，夏無且來叫我們，要我們一直到高漸離那裏去捉匪，他却交了一抱鉛條給我抱着。

始皇：你們去了幾個人，有那些人去過？

衛士：我們一共去了四個人，在這殿上站着的三位都去過。（餘三人均屈膝跪地）

始皇：（睥睨）你們都去過？

三人：是，我們都去過。

始皇：他說的話是真的？

三人：一點也沒有虛假。

始皇：好，夏無，你這該死的東西，你好大的膽量！（又回向衛士）他叫你們去捉什麼

匪？

衛士：他說：有一位方士形跡可疑，名字叫商遺，在高漸離那裏，說不定就是荆軻的黨羽宋意。他要我們一道去捉他。

始皇：結果怎樣？

衛士：結果是夏無且說誤會了，把我所抱的鉛條拿去給了高漸離之後，我們又走了。

始皇：（回顧其餘三衛士）他說的這些話是真的嗎？

三人：一點也沒有虛假。

始皇：（指夏）哼，你這該死的東西！（又回顧蒙毅）蒙毅，你再問！你問她：那方士究竟

是什麼人？爲什麼到這兒來的？

蒙：（向懷貞）你說啦！那方士商遺爲什麼到這兒來的？

懷貞：那並不是什麼方士商遺，那是千真萬確的宋意！

始皇：（又大驚）什麼？他把宋意放走了！宋意是來做什麼的？

懷貞：就是爲來殺你的！

始皇：嚇，那樣的匪徒他把他放走。宋意在什麼地方，你趕快說！

懷貞：宋意在昨晚半夜，已經冒着大雪，奔往江東去了。

始皇：（再指夏並頓脚）啊，你這萬惡的東西！你所幹的事情，不僅只是在誹謗我，簡直是圖謀不軌啦！我現在也不想要你的命，姑且看你從前也有過一些功勞。可是我現在要使你活受罪！你們把鼻子給他割掉，把脚趾給他砍掉，把頭髮給他髡掉，把官職給他免掉，讓他永遠做奴隸！（又向蒙毅）蒙毅！你把他解下去，照着這樣辦，還有，你把那筑也抱下去，給我燒掉，以後禁止天下的人擊筑！

蒙：是，（回頭指揮衛士二人）帶着走！

（衛士二人拖夏起立，押之前行。）

夏：（屢欲分辯，均被始皇猛威所懾，至此始大聲呼出）天哪，冤枉哪，活天冤枉哪……

（夏被押由左側下，蒙毅隨下。）

始皇：這一對狗男女我是再也不能忍耐了，你們把他們抓下去，用蒺藜鞭背五百，再釘活門神，就在外面的雪地裏給磔死！

懷貞：呂政，你這連嫡親的父母兄弟都會經害死了的人，你這毫無人心的魔鬼，你不出十年是會得不到好死的！

始皇：趕快把她抓下去！李斯，你去監督他們！

李斯：是。

（二衛士押懷貞由月台左階下，李斯與趙高押漸離上月台，欄外衛士之一與趙交代由右階下，趙高一入復轉入。）

胡亥：（一直坐在始皇左腳外之台階上，至此時始起立）爸爸，我覺得剛才的蓬萊舞還是很有趣。

始皇：（父子攜手，步下台階）嗯，是啦，我也正在這樣想。我覺得孩子是更天真，禽獸是更本分。（向趙高）阿高，今天那方士徐老頭兒是來了嗎？

趙：陛下，早就來了。

始皇：那你下去叫他把那跳蓬萊舞的幾個小孩子通通帶上來，還有多多的面具的時候也一同帶上來，我們率性大家戴着，在外邊雪地裏去跳舞。

趙：是。

胡亥：我要一道去啦，先生！

始皇：那你就把阿亥一道帶去吧。

趙：是。

（胡亥與趙同由月台左階下。

始皇一人在庭燎周圍盤旋。

俄兒胡亥手提二面具一豺一狼，徐福空手，趙高執節，相繼而出。）

胡亥：（跑下）爸爸，徐先生說，只多帶來了兩個面具，一個是狼，一個是豺，怕不合用。

始皇：那可不要了。你可以把來掛在那兒。（指御座。）胡亥將二面具掛於御座之肘端。

始皇：（大聲向徐福）徐福，你的一批小孩子，教得都還不錯，我限你十二月六日一定動身，

去求仙藥，仙藥就求不到，一定要給我吧仙島求到啦？

徐：（以兩手貼耳後諦聽之後）我一定，我一定。

始皇：好，現在不必多說話了。我們就開始跳籬萊舞，在這兒跳了一個圈子之後，再跳到外

邊去，看活門神賞雪。

（趙高持節在月台上揮動，鐘鼓之聲起。馬牛羊豕兔鹿六童由月台左階跳上，跳入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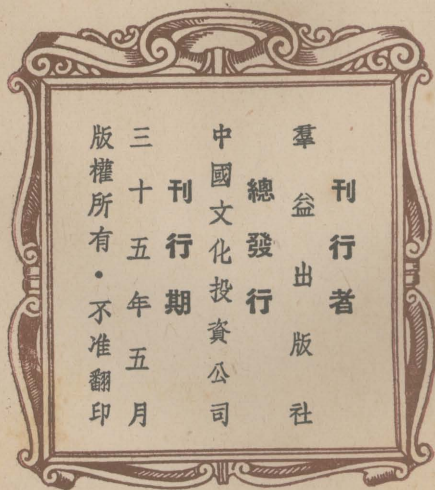
殿，始皇戴豺面卽加入行列爲領隊，胡亥戴狼面，加入第二名。在庭燎之畔先跳了一個週遭，此時欄外雪景中，高漸離與懷貞夫人釘成十字形，品排昇上，始皇領隊跳上月台，向右階而下。胡亥向左階而下，馬牛羊豕兔鹿，輪次一右一左，分別下。在鼓樂聲中這返復唱「琅邪台辭」，第六章。）

（幕下）

（三十一年六月十七日脫稿）



心 孔



1 (1-2000) 羣 (1034)



文化局調撥友邦圖書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1 5699B

郭沫若文集

第一輯第七冊

三十五年六月

梁琛設計裝幀



158